

分类号:

学校代码: 10363

密 级:

学 号:



安徽工程大学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硕士学位论文

题目 _____

论文作者 _____

指导教师 _____

学科(专业) _____

研究方向 _____

论文提交日期: _____年____月____日

分类号:G412
密 级:公开

单位代码:10363
学 号:2221510121

题 目 “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及应对策略

英文并列

题 目 THE NEGATIVE IMPACT OF “INFORMATION
COCOONS” ON COLLEGE STUDENTS' VALU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学生姓名: 王莉

指导教师: 孙丽芳 教授

专 业: 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答辩日期: 2025 年 5 月 13 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我恪守学术道德，崇尚严谨学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明确注明和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及成果的内容。论文为本人亲自撰写，我对所写的内容负责，并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王菊

日期：2025 年 5 月 20 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或借阅。本人授权安徽工程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 ☐，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版权书。
本学位论文属于
不保密 ☒。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王菊

日期：2025 年 5 月 20 日

指导教师签名：[Signature]

日期：2025 年 5 月 20 日

“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及应对策略

摘 要

“信息茧房”这一概念描述了人们倾向于根据自身固有兴趣选择信息接收范围，导致认知视野受到局限，如同被束缚在蚕茧般的封闭空间中的社会现象。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进步，“信息茧房”现象越来越普遍，“茧房”内部封闭的信息空间和同质的信息内容束缚个体的发展与成长，严重妨碍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当代大学生生长于互联网时代，网络已经深刻融入其日常生活与交往之中，加之大学生正处于个人思想形成的初期，尚未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因此其更易受到“茧房”的消极影响。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产生的消极影响为切入点，采用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跨学科研究法等方法，深入分析“信息茧房”的特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特点以及“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具体消极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剖析这些消极影响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了相应对策。“信息茧房”具有的信息空间的封闭性、信息内容的同质化、信息格局的圈层化和信息传播的迎合性等特征会固化大学生价值认知、解构大学生价值共识、妨碍大学生价值选择、极化大学生价值行为，影响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严重阻碍其全面发展。究其根本是大学生自身能力发展短板及心理发展不成熟、算法技术过度推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不足、平台责任意识缺乏等因素的影响。破除“信息茧房”消极影响，可从扩大信息推送广度来优化算法、提高自身信息素养来促进个人发展、以培养有能力的时代新人为目标来加强高校引领、以打造良性的网络空间为目的来进行社会把控四方面入手，共同培养和塑造大学生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引导大学生走出“茧房”。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信息茧房”现象下大学生的价值观现状，挖掘“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剖析其形成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消极影响的具体策略，从而帮助大学生有效甄别“信息茧房”的精神实质，引导大学生“知茧”、“鉴茧”，在网络时代时刻保持价值观清醒，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努力成为肩负历史使命的时代新人。

关键词：信息茧房，大学生，价值观，消极影响

THE NEGATIVE IMPACT OF “INFORMATION COCOONS” ON COLLEGE STUDENTS' VALU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cocoon" describes a social phenomenon in which people tend to choose the scope of information reception based on their inherent interests, resulting in limited cognitive horizons, as if confined to a closed space like a cocoon.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phenomenon of "information cocoon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mon, the closed information space and homogeneous information content inside the "cocoon room"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individuals and seriously hinder the formation of individual values.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grew up in the Internet era, and the network has been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ir daily life and communication. In addition, college students are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personal thought formation, and have not yet formed stable

values, so they are more vulnerable to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cocoon room".

In this contex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information cocoon" on the values of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is study employ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utilizing literature review, analytical reasoning, and inductive methodology to conduct an in-depth examin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coco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values, and the specific negative impact of the "information cocoon" on college students' values. Based on this, the reasons for these negative impacts are analyzed,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formation cocoon", such as the closed information space, homogeneous information content, hierarchical information pattern, and catering to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an solidify college students' value cognition, deconstruct their value consensus, hinder their value choices, polarize their value behaviors, and affect their formation of correct values, seriously hindering thei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Fundamentally, it is the influence of factors such as the weak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own abilities and immatur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excessive recommendation of algorithm technology, insufficient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lack of platform responsibility awareness. To overcom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information cocoon", we can start from four aspects: expanding the breadth of information push to optimize algorithms, improving our own information literacy to promote personal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university leadership with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capable new generations, and social control with the goal of creating a benign cyberspace. Together, we can cultivate and shape scientific valu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guide them out of the "coco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values under the phenomenon of "information cocoon", explor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information cocoon" on college students' values, analyze its formation reasons, and propose specific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the negative impact, so as to help college students effectively identify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information cocoon", guide college students to "know cocoon" and "learn cocoon", maintain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values in the Internet age, become firm believers, active disseminators and exemplary practitioners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the new era, and strive to become a new generation of people who shoulder historical missions.

Wang Li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upervised by Sun Lifang

KEY WORDS: information cocoon, college students, values, negative impact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I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
一、研究背景	2
二、研究意义	3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4
一、国内研究综述	4
二、国外研究综述	10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3
一、研究思路	13
二、研究方法	13
第四节 研究重点与难点	14
一、研究重点	14
二、研究难点	14
第五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14
一、创新之处	14
二、不足之处	14
第一章 “信息茧房”与大学生价值观的相关概述与理论基础	15
第一节 “信息茧房”概述	15
一、“信息茧房”的概念	15
二、“信息茧房”的类型	16
三、“信息茧房”的特征	18
第二节 大学生价值观概述	19
一、价值观及大学生价值观的概念	19
二、大学生价值观的特征	20

第三节 相关理论基础	22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	22
二、选择性接触心理和从众心理理论	23
三、媒介依赖理论	24
第二章 “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25
第一节 固化大学生价值认知	25
一、泛娱乐化削弱认知水平	25
二、信息窄化致使认知失衡	26
三、同质内容束缚创新思维	27
第二节 解构大学生价值共识	28
一、信息壁垒扩大知识鸿沟	28
二、封闭空间降低“社会粘性”	29
三、信息偏食消解价值认同	30
第三节 妨碍大学生价值选择	31
一、偏好信息淡化价值目标	31
二、群体盲从削弱价值理性	32
三、碎片信息误导价值判断	33
第四节 极化大学生价值行为	34
一、信息碰撞激发价值冲突	34
二、信息迎合产生“群体极化”	35
三、信息割据造成网络暴力	35
第三章 “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消极影响的原因分析	37
第一节 算法技术过度推荐	37
一、算法推送信息过度娱乐化	37
二、算法推荐内容过度精准化	38
三、算法推送信息过度重复化	39
第二节 大学生心理发展不成熟及自身发展短板	40
一、个体心理状态不成熟	40
二、自身的社会性不强	41
三、自身的信息素养不足	42

第三节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效性不足	43
一、教学内容思想引领力欠缺	43
二、教学方式难以发挥实效性	44
三、实践教学效果欠佳	45
第四节 平台责任意识缺乏	45
一、“受众本位”的传播理念加速平台内容迎合	46
二、“流量为王”的传播特点导致平台责任缺乏	47
三、“利益至上”的传播导向加剧平台无序竞争	47
第四章 “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消极影响的应对策略	49
第一节 算法优化：扩大信息推送广度	49
一、加强技术管控，紧握网络空间话语权	49
二、拓宽获取渠道，采用多平台信息源	50
三、优化供给内容，增加信息偶遇频率	51
第二节 个人发展：提高自身信息素养	51
一、加强信息防范意识，规避劣质“茧房”	52
二、强化理性思考能力，拒绝盲从行为	52
三、提高信息整合能力，促进全面发展	53
第三节 高校引领：培养有能力的时代新人	54
一、重视网络思政，提升大学生价值认知	54
二、加强价值引领，强化大学生理想信念	55
三、注重实践教学，助力大学生迈出“茧房”	55
第四节 社会把控：打造良性网络空间	56
一、弘扬主流价值，引导网络向善发展	56
二、健全制度政策，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57
三、强化平台责任，把好信息质量关卡	58
参考文献	59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65
致谢	66

绪论

网络时代科技日新月异，各种信息蜂拥而至。个体在获得信息获取便利性的同时，也面临着信息过载带来的诸多困扰。这种双重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信息技术的普及使人们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即时获取所需资讯；其次，海量信息的涌入导致注意力分散，增加了信息筛选的成本；再次，信息真伪难辨给个体带来认知负担；最后，过度依赖数字信息可能削弱人们的深度思考能力。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1.08 亿，较 2023 年 12 月增长 1608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78.6%”^①。“信息茧房”作为互联网时代大数据运算的必然产物，以其信息获取便捷、内容契合爱好等特点在大学生群体中日益普遍，并逐步融入大学生的日常作息，演变为其习以为常的生活空间。然而其所具有的信息空间的封闭性、信息获取的片面性等特征却深刻影响着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②。大学生价值观还未完全成熟，容易受到误导，极需正确引导。因此，研究“信息茧房”现象下的大学生价值观，能为在互联网时代有效开展大学生价值导向工作、推动大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提供有益借鉴。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的培育是一项关键使命。强化青年学生价值引领，既关乎国家软实力提升的战略需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内在要求。作为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时期的产物，“信息茧房”现象应运而生，其作为一种新兴现象在大学生群体中迅速崛起，这一现象从某个侧面映射了当代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 (2025-01-17) [2025-03-22]. <https://cnnic.cn/n4/2025/0117/c208-11228.html>.

^②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2.

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与生活境遇,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他们价值观念的塑造与变迁。

一、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于青年一代寄予了无限厚望,他指出“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①。青年群体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动力,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担,是整个社会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②高校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的中坚力量,更是青年群体中最具活力和朝气的一部分,其价值观的正确引导尤为重要。

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技术以其所具有的开放性、实时性等特点,为用户带来了许多便利,并逐步成为人们进行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但与之相伴的许多问题也逐渐显现。“用户就是上帝”理念的驱使下,各类服务平台争相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精准地向用户推送满足个体信息需求的定制化内容,以获取用户的青睐。然而个性化信息的不断累积,却无疑让用户逐渐陷入“信息茧房”。

“信息茧房”是指“人们在获取信息时只关注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通讯领域”^③的现象。在这种现象下,人们对信息的选取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化倾向,用户的兴趣信息领域被逐渐固化,其接收信息的片面化、同质化等问题更加突出,每个用户似乎都在无形中打造着属于自己的“信息茧房”,并陷入其中无法自拔。长此以往,用户的价值观念极易因为长期只接触某一种信息而被误导,这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来说都十分不利。高校大学生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受“信息茧房”现象的影响更为深刻。然而高校大学生仍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

^①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15-16.

^② 习近平.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5-05(02).

^③ [美]凯斯·桑斯坦. 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 毕竞悦,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8.

其价值观还未完全成熟，思维又十分活跃，极易受到影响。为此，如何引导大学生“破茧”而出，促进其科学价值观的养成，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研究意义

作为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国家发展进程与民族复兴大业。而“信息茧房”作为互联网时代大数据运算的产物，必然对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等均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探讨“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的作用机制，剖析其成因并提出应对策略，对于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意义

第一，有助于丰富大学生价值观的理论研究。研究“信息茧房”这一新兴现象，有助于深入了解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行为习惯，准确把握新现象下大学生价值观的具体发展状况和特点，推动大学生价值观理论的发展，丰富大学生价值观的理论研究。第二，有助于深化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研究。大学生价值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不断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式发展和学科建设，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内容，进一步增强其有效性。同时能够有效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反思和创新。

（二）实践意义

第一，有助于引领和培育高校大学生树立并践行正确的价值观，冲破“茧房”束缚，合理使用网络媒介以及有效地获取对自身有价值的网络信息，提高自身媒介素养。第二，有助于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让高校教育者在实践中能够更有目的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且更好地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第三，有助于为社会和政府构建和谐、有序、文明的网络信息环境提供可行性建议和方案借鉴，维护我国社会环境的稳定，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研究“信息茧房”现象下的大学生价值观，必须要先对国内外学界关于“信息茧房”现象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信息茧房”概念起始于西方，因此从时间维度来看，国外关于“信息茧房”现象研究起步较早于国内。而国内学界虽起步略晚，但也取得颇多成果。因此，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系统了解国内外关于“信息茧房”现象的研究进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于“信息茧房”的相关研究起始于 2006 年美国学者桑斯坦提出的“信息茧房”概念。即“‘信息茧房’是由于用户往往会基于个人偏好去选择接触媒介信息，长此以往就会把自身束缚在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之中的现象”^①。虽然起步略晚，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全面探索，研究的问题也不断深入，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主要涵盖以下四个维度：

（一）关于“信息茧房”的概念研究

国内学界对于“信息茧房”概念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一定成果。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国内学者主要从成因机制与传播形态两个维度对“信息茧房”的概念内涵进行解析与界定：

第一，从产生原因角度界定“信息茧房”概念。一方面，学者从产生原因角度出发，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如梁峰对桑斯坦提出的“信息茧房”理念进行了系统的集中与整理，并对“信息茧房”的概念、起源、影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②。喻国明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对“信息茧房”的成因、定义、危害、预防给予了精辟阐释^③。另一方面，学者通过复杂且细致的实证分析阐释“信息茧房”概念。如张玥等人通过构建模型指出“‘信息茧房’是由不同类型的同质化共同组成的综合性问题”^④。程士安和沈恩绍以科技进步和传播规律的演进为

^① [美]凯斯·桑斯坦. 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 毕竞悦，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

^② 梁峰. 信息茧房[J]. 新闻前哨, 2013(01):87.

^③ 喻国明. “信息茧房”禁锢了我们的双眼[J]. 领导科学, 2016(24):20.

^④ 张玥, 庄碧琛, 李青宇. 同质化困境：信息茧房概念解析与理论框架构建[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3(03):107-122.

视角,指出“‘信息茧房’是基于 web2.0 技术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网络组织的信息聚合的单元结构”^①。总的来说,从产生原因的角度进行“信息茧房”概念的阐释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第二,从传播形态看,目前学术界对“信息茧房”的定义主要存在三种视角:第一种将其视为一种特定社会现象,认为这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出现的矛盾性社会特征。如孙禹泽将“信息茧房”定义为“个人既有的兴趣和意愿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长期被网络推荐算法放大而造成信息接触受限的现象”^②。第二种是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茧房”实质上是一种独特的媒介传播效应。如吴婉玲认为“‘信息茧房’是用户受到‘选择性接触’与‘偏轨接触’双重作用后的信息行为或态度”^③。第三种是把“信息茧房”当作一种假说来界定,指出其担忧。如虞鑫和王金鹏基于智媒时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共生机制,指出“‘信息茧房’除了是对一种媒介现象的描述,更加包括一种‘工具理性使人异化’的隐忧”^④。张文彦和张贻兮认为,桑斯坦提出的“信息茧房”概念本质上是“一种对技术滥用背景下受众自我选择能力受限的担忧”^⑤。总体而言,从不同角度阐释“信息茧房”概念有助于学界后续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

(二) 关于“信息茧房”的影响研究

影响虽有正面和负面之分,但“信息茧房”对于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负面上,因此国内学界关于“信息茧房”的影响研究也更侧重于其产生的消极影响方面,且主要从大学生、社会和思想政治教育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第一,以大学生为主要研究视角,剖析“信息茧房”对大学生造成的消极影响。刘媛和景佳琪从整体角度出发指出“‘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自身发展、社会交往等方面消极影响显著”^⑥。赵惜群和严怡然从价值观角度出发指出“‘信息茧房’使大学生原有的价值认知被不断固化甚至封闭,阻碍了其价

^① 程士安,沈恩绍. 数字化时代组织传播理论的解释与重构——以科技进步与传播规律的演进为视角[J]. 新闻大学, 2009(2): 119-124.

^② 孙禹泽. 信息茧房与“破茧”策略[D].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 2018.

^③ 吴婉玲. 移动社交时代信息茧房效应实证研究[D]. 杭州:浙江传媒学院, 2018.

^④ 虞鑫,王金鹏. 重新认识“信息茧房”——智媒时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共生机制研究[J]. 新闻与写作, 2022(3): 65-78.

^⑤ 张文彦,张贻兮. 信息茧房及其相关概念辨析研究[J]. 图书馆界, 2022(6): 17-20.

^⑥ 刘媛,景佳琪. 信息茧房对大学生的影响及教育对策探寻[J]. 现代交际, 2021(03): 109-111.

值体系的完善和发展”^①。王建强等人基于个人能力角度指出“‘信息茧房’会使个人的沟通能力、社会互动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及对挫折的承受能力降低”^②。概言之,“信息茧房”现象对大学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必须加以警戒。

第二,以社会整体为研究视角,分析“信息茧房”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信息茧房”会激化个体极端行为,影响社会秩序。牟昊琨基于长远角度指出“长期生活在‘信息茧房’中,容易产生极端行为,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③。刘冬妮认为“‘信息茧房’极易激发非理性情绪和网络暴力行为”^④。另一方面,“信息茧房”会降低社会黏性。冯子亚指出“‘信息茧房’使用户长时间接收单一化的信息,丧失了了解社会动向的机会,降低社会热情”^⑤。可见“信息茧房”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小觑,值得各部门、单位等引起重视。

第三,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视角,探讨“信息茧房”现象给育人工作带来的困境与挑战。一方面,“信息茧房”现象对思想政治教育各环节均产生显著影响。如有学者指出“‘信息茧房’会降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权威性,挑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扩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鸿沟”^⑥。另一方面,“信息茧房”通过影响大学生而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如刘轶等人认为“‘信息茧房’会消磨当代大学生对社会服务和公共事务应有的热情,影响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认同,削弱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⑦。总体而言,“信息茧房”首先会影响个体的价值认知、道德行为等方面,进而扩大到影响社会的秩序管理,同时还会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挑战。

^① 赵惜群,严怡然.算法推荐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J].武陵学刊,2023(6):127-134.

^② 王建强,马丽晨,安妮.信息茧房及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北京教育:德育,2019(12):48-51.

^③ 牟昊琨.浅析信息茧房的成因、发展趋势及“破茧”路径[J].今传媒,2021(6):31-33.

^④ 刘冬妮.“信息茧房”效应下大学生群体极化的影响,成因及应对[J].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2):52-55.

^⑤ 冯子亚.抖音APP的“信息茧房”效应研究[J].视听,2019(12):173-174.

^⑥ 郎捷,王军.“信息茧房”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应对分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20):13-15.

^⑦ 刘轶,咎瑛瑛,徐玲玲.短视频背景下“信息茧房”现象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影响和对策研究[J].大学:社会科学,2020(38):64-65.

（三）关于“信息茧房”的成因分析

“信息茧房”现象的形成是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通过对“信息茧房”现象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算法推荐技术、个体选择性心理、平台竞争和高校教育四个方面对“信息茧房”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

第一，关于算法推荐技术方面。算法推荐技术可谓是学界公认的造成“信息茧房”现象的首要原因。张省和蔡永涛通过构建信息平台与用户双边演化博弈模型及运用软件仿真得出，“算法推荐技术只要被使用，‘信息茧房’就不可避免”^①。丁汉青和武沛颖基于对学术史和文献的分析得出“‘信息茧房’学术场域所表现出来的‘算法倚重’具有合理性”^②。可见，算法推荐技术被学界普遍当作“信息茧房”形成的强劲推动力。

第二，关于个体选择性心理方面。马克思指出，“人是具有主观意识能动性的生物，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判断来行动和做出决策”^③。因此在分析“信息茧房”成因时，个体的选择性心理也颇受学界关注。彭兰认为“信息茧房”不可避免是因为“它是人的选择性心理的结果，是人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④。赵庆来指出“‘信息茧房’这张所谓的‘茧’是由用户自主搭建的”^⑤。赵月和郭安宁认为“用户在接受信息时，更倾向于接收符合自己真实的需求意愿的信息”^⑥。故个体选择性心理在“信息茧房”成因分析方面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

第三，关于平台竞争方面。流量为王的时代，各大平台的无序竞争也被学界认为是促使“信息茧房”现象形成并朝着不利方向发展的一大重要原因。王妍指出，“现在各大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受众决定媒体生产内容，媒体竞争奠定了‘信息茧房’的基调”^⑦。黄楚新和许可则进一步强调“信息茧房”更主要的

^① 张省,蔡永涛.算法时代“信息茧房”生成机制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3(4):67-73.

^② 丁汉青,武沛颖.“信息茧房”学术场域偏倚的合理性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7):21-33.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4.

^④ 彭兰.导致信息茧房的多重因素及“破茧”路径[J].新闻界,2020(1):30-38.

^⑤ 赵庆来.“信息茧房”:在形成与解构之间[J].青年记者,2021(20):26-27.

^⑥ 赵月,郭安宁.“信息茧房”对大学生的负效应及“破茧”路径分析[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452-456.

^⑦ 王妍.警惕网络“信息茧房”效应[J].人民论坛,2020(11):126-127.

的原因在于“流量导向成为各新媒体平台运行的价值准则”^①。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追求利益逐渐成为各大商业平台所追逐的唯一的目標，商业平台的公共属性和社会服务功能正逐渐被流量至上的盈利模式所稀释，催生“信息茧房”现象的形成与不良发展。

第四，关于高校教育方面。高校作为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阵地，对于当下大学生价值观出现的问题，学者认为其存在相关教育的缺失。匡立波和周双娥从师生共同角度出发，指出双方由于分属不同的“信息茧房”，彼此陷入认知困境，从而导致“思政课出现了一系列的供需错位”^②。林春逸和刘冬妮认为高校大学生在面对“信息茧房”现象时处于被动地位的原因是“大部分高校尚未建立完整的网络推送机制”^③。因此，高校相应教育与措施的缺乏也是“信息茧房”现象形成的重要原因。

（四）关于“信息茧房”的对策研究

发现问题之后要着重思考如何解决问题。而如何降低甚至是消除“信息茧房”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目前学界关于“信息茧房”的对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信息技术方面。算法推荐技术被学界普遍认为是造成“信息茧房”现象产生的首要原因，因此如何优化算法推荐技术，改变用户在算法推荐技术下的被动局面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陈婧从宏观层面指出“国家必须要从大局上进行把控，制定数据法律法规，对算法推荐技术的发展进行宏观引导和调整”^④。在具体政策实施过程中，要想让其落地且有实效则“需要兼顾政策的针对性、在地化，技术的过度滥用与价值理性的权衡”^⑤。王慧芳从媒介角度出发，指出“媒介要从技术手段上改进现有的信息选择和过滤机制，有效引导受众主动检索和阅

^① 黄楚新, 许可. 数字时代“信息茧房”的发展逻辑与治理路径[J]. 媒体融合新观察, 2022(3):11-14.

^② 匡立波, 周双娥. 信息茧房: 个性化推送时代高校思政课的供需错位及矫治[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97-103.

^③ 林春逸, 刘冬妮. 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的形成原因、负面影响及引导策略[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22):65-68.

^④ 陈婧. 信息茧房对大学生的影响及破茧策略研究[J]. 电脑知识与技术, 2023(27):107-109.

^⑤ 黄楚新, 许可. 数字时代“信息茧房”的发展逻辑与治理路径[J]. 媒体融合新观察, 2022(3):11-14.

读其他类型信息”^①。概言之，国家和政府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各大媒介要改进信息推送和过滤机制，以此共同防止用户陷入“信息茧房”。

第二，关于大学生自身方面。学者认为，越是容易陷入“信息茧房”的大学生，其自身媒介素养等方面越是欠缺。因此，提升大学生自身媒介素养也成为学界进行对策分析的一个重要方向。朗捷和王军指出“要激发大学生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使其主动整合多方媒体平台获取多元化资讯”^②。牟芷指出“要把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实现媒介素养教育的系统化和长期化”^③。总体而言，大学生必须首先审视自己是否陷入“信息茧房”现象，其次要在提高自身素养方面下功夫。

第三，关于行业自律方面。行业自律是指媒体或平台应始终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坚持公益性，以价值理性驱动行业发展。学界关于如何加强行业自律提出了许多路径。陈昌凤和仇筠茜以“今日头条”App为例指出，“平台要丰富信息获取机制，多上线热点、搜索等功能”^④。龚莉红提出“要通过教育、培训、管理等方式提高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完成媒体传播公司应尽的社会责任与义务”^⑤。总之，各大平台普遍缺乏行业自律，必须引以为戒。

第四，关于高校如何采取对策应对负面影响方面。高校作为培养大学生的重要主体，理应担负起培育优秀人才的职责。因此，如何从高校层面出发分析解决对策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陈婧着眼于教学方式的改进，指出“高校应该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善于运用科学技术丰富课堂形式”^⑥。赵康等人更注重实践教育，指出“高校要为学生提供信息获取的多元化渠道，为学生提供更多参与社会现实生活的机会”^⑦。莫春艳和卢灿丽则从高校教育者角度出发，提出“要拓宽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建设与培训维度，全面提高学生工作队伍的素质

^① 王慧芳. 信息茧房对微时代大学生信息阅读的负面影响[J]. 出版广角, 2018(2): 69-71.

^② 郎捷, 王军. “信息茧房”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应对分析[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20): 13-15.

^③ 牟芷. “信息茧房”的矫治—大学生阅读引导的研究与思考[J]. 编辑学刊, 2019(3): 44-48.

^④ 陈昌凤, 仇筠茜. “信息茧房”在中国: 望文生义的概念与算法的破茧求解[J]. 新闻与写作, 2020(1): 58-63.

^⑤ 龚莉红. 基于“信息茧房”理论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5): 35-40.

^⑥ 陈婧. 信息茧房对大学生的影响及破茧策略研究[J]. 电脑知识与技术, 2023(27): 107-109.

^⑦ 赵康, 刘若曦, 陶敏. “信息茧房”作用下“00后”高校学生职业价值观现状及对策研究[J]. 科学咨询, 2023(3): 165-167.

与能力”^①。概言之，高校必须整合多方资源，为助力大学生“破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二、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信息茧房”相关研究起始于上世纪。1940 年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提出“选择性接触假说”(Hypothesis of Selective Exposure)并指出,“受众在接触大众传播信息时更愿意选择接触与自己既有立场和态度一致的内容,倾向于回避对立或冲突内容”^②。1980 年英国学者刘易斯(Lewis)首次提出了“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③,但并未进行详细阐述。随后,美国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提出《我的日报》(The Daily Me)现象,即“一份完全个人化的报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挑选喜欢的主题和看法”^④。基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用户对信息诉求的加大,“信息茧房”现象存在并不断演化。2006 年,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Cass R.Sustein)明确提出“信息茧房”现象,指出“信息茧房是由于用户往往会基于个人偏好去选择接触媒介信息,长此以往,就会把自身束缚在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之中”^⑤。此后研究大都以此概念为基础。总结国外学界关于“信息茧房”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一) 关于“信息茧房”的实证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信息茧房”的实证研究采用多种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英国学者菲利浦·瑟根特(Philip Seargeant)和卡罗琳·塔格(Caroline Tagg)以一个为期两年的项目“创建脸书”(Create Facebook)为基础,探讨脸书用户的能动性如何导致信息失真和社会政治观点的极化,得出“由算法推荐创建的‘过

^① 莫春艳,卢灿丽.“信息茧房”对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挑战及应对分析[J].高教论坛,2022(10):01-05.

^② [美]Lazarsfeld P,Berelson B,Gaudet H.The People's Choice: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178.

^③ [英]Lewis P.Echo chamber[J].The times literature supplement,1980(4017):312.

^④ [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92.

^⑤ [美]凯斯·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

滤气泡’虽然被集中批评,但用户自身的行为也起到关键性作用”^①。美国弗吉尼亚麦金太尔商学院教授 Brent Kitchens 等人通过收集一个由近 20 年美国成年人组成的代表性小组的四年多网络浏览历史数据集,得出“‘回音室效应’和‘过滤气泡’是强有力的隐喻,即社交媒体会影响用户在网上遇到或消费的信息”^②。总的来看,国外学界关于“信息茧房”的实证研究多从具体案例出发,且研究所追踪的时间较长,取得的成果可信度较高。

(二) 关于“信息茧房”的影响研究

国外对于“信息茧房”的影响研究侧重于政治选举等领域,且他们关于“信息茧房”现象所产生的正负影响没有很明显的倾向,更多的是从个人观点角度出发,对“信息茧房”的正负面影响进行个人看法的分析。德国学者 Georg Rehm 认为“过滤气泡当被滥用、误用或渗透时,便会成为一种危险的武器”^③。而荷兰内梅亨大学法学教授博尔赫斯(Borgesius)等人却通过综合自选个性化程度和效果的实证研究得出,“目前几乎没有实证证据证明应对过滤性气泡有任何担忧,过滤气泡反而会在多党制国家的民众参与中发挥正向影响”^④。可见,在国外学界研究中,关于“信息茧房”的影响研究更注重个人看法的表达,正负面倾向并非十分明显。

(三) 关于“信息茧房”的成因分析

对于“信息茧房”的形成原因,国外学者主要归因于信息技术和信息用户两个维度。一方面,关于信息技术方面。学者普遍认为互联网技术是“信息茧房”现象形成的首要原因。挪威学者泰娜·布彻(Taina Bucher)通过对 Facebook 新闻源中算法 Edge Rank 的分析,得出“Facebook 中的算法力量充满威胁性”^⑤。

^① [英]Seargeant P, Tagg C. Social media and the future of open debate: A user-oriented approach to Facebook's filter bubble conundrum[J]. Discourse, Context & Media, 2019(27):41-48.

^② [美]Kitchens B, Johnson S L, Gray P. Understanding Echo Chambers and Filter Bubbles: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Diversification and Partisan Shifts in News Consumption[J]. MIS quarterly, 2020(4):99-108.

^③ [德]Rehm G. An infrastructure for empowering internet users to handle fake news and other online media phenomena[J].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8(6):216-231.

^④ [荷兰]Zuiderveen Borgesius F, Trilling D, Moller J. Should we worry about filter bubbles? [J]. Internet Policy Review Journal on Internet Regulation, 2016(1):26-36.

^⑤ [挪威]Bucher T. Want to be on the top? Algorithmic power and the threat of invisibility on Facebook[J]. New media & society, 2012(7):1164-1180.

另一方面，关于信息用户方面。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西尔斯（Sears）和斯坦福大学教授弗里德曼（Freedman）通过分析选择性暴露（Selective Exposure）和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指出，“人们会主动搜寻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信息并忽视相异信息，倾向于接触支持性信息、冲动分享、信息规避等行为”^①。美国教授斯特劳德（Stroud）通过分析 2004 年美国安纳伯格选举调查的数据得出，“人们的政治信仰与他们的媒体曝光率有关，人们的政治信仰激发了他们的媒体使用模式”^②。概言之，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用户极易陷入“茧房”困境，而用户自身的选择性心理在其是否会“信息茧房”困境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

（四）关于“信息茧房”的对策研究

与“信息茧房”的成因分析相对应，国外学者关于“信息茧房”的对策研究主要从改进算法推荐系统和提高用户媒介素养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关于改进算法推荐系统方面。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学者 Bozdag 和 Hoven 设计了 Considerate、Opinion Space、Reflect 等几种破除“信息茧房”的工具^③。另一方面，关于提高用户媒介方面。加拿大学者 Nagulendra 和 Vassileva 提出了一种“交互可视化工具，能帮助用户看到信息过滤系统”^④。可见，关于“信息茧房”的对策，国外学界倾向分析设计出实操性工具来达到“破茧”目的。

综上所述，现有国内外学界关于“信息茧房”的研究整体较为全面，已取得不少成果。但由于“信息茧房”概念自 2006 年被提出至今，时间较短。因此，学界关于“信息茧房”的研究仍存在不足。如有关“信息茧房”现象的实证研究十分缺乏，实证类文章极少，使得学者们对于“信息茧房”现象的研究缺乏有力支撑。但毋庸置疑，学界已取得的成果仍然为我们深入探讨“信息茧房”相关问题提供了研究基础和理论借鉴。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聚焦于大学生价值观，分析“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对策，希望能对学界研究做出些微贡献。

^① [美]Sears D O,Freedman J L.Selective exposure to information:A critical review[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67(2):194-213.

^② [美]Stroud N J.Media use and political predispositions:Revisiting the concept of selective exposure[J].Political Behavior,2008(30):341-366.

^③ [荷兰]Bozdag E, Van Den Hoven J.Breaking the filter bubble:democracy and design[J].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2015(17):249-265.

^④ [加拿大]Nagulendra S, Vassileva J.Providing awareness,explanation and control of personalized filtering in a social networking site[J].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2016(18):145-158.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文以“信息茧房”现象为研究视角，聚焦“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产生的影响，通过分析其成因，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大体研究思路如下：首先对“信息茧房”及大学生价值观的基本概念进行概述，分析“信息茧房”的特点和类型，对“信息茧房”有准确的定位和清晰的了解。其次，总结归纳出“信息茧房”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产生的影响。再次，针对这些影响，深入探究和分析其形成原因。最后，综合前文的影响及其成因，从多方面提出相对应的、可行的解决对策。

二、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通过查阅、收集、研读近几年来国内外学界关于“信息茧房”的相关文献资料，对“信息茧房”的相关内容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明确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为本次论文撰写提供了理论和数据支撑。

（二）分析归纳法

本文从理论层面探讨了“信息茧房”的内涵与特征，通过多维度剖析这一现象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作用机制及其成因，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与应对方案。

（三）跨学科研究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学、心理学与青年学等领域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通过多维度的学术视角对“信息茧房”现象展开深入探讨，不仅拓展了研究视野，也为本文提供了创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支撑。

第四节 研究重点与难点

一、研究重点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第一要厘清“信息茧房”的概念，总结概括出“信息茧房”的类型与特点。第二，对“信息茧房”现象下大学生价值观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做一个总体的把握，系统探究“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产生的消极影响及其成因，进而从多维度构建价值引领的有效路径。

二、研究难点

本研究的研究难点有两点：第一，“信息茧房”概念源起于西方，且西方学界对于“信息茧房”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和广泛，因此对外文文献进行相关的搜集以及准确研读和分析是一个难点。第二，如何准确地总结归纳出“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并且深入剖析其原因，进而提出可行且有效的对策建议。

第五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一、创新之处

本研究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突破。基于对中国知网文献的系统梳理，现有学术成果将“信息茧房”与大学生结合起来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较少。而本文不仅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更将大学生价值观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聚焦于将“信息茧房”与大学生价值观的结合，进一步分析成因与对策，研究视角比较新颖。

二、不足之处

本文虽然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但囿于本人学识有限，对于国外“信息茧房”相关文献的阅读在数量和质量上可能还有些缺乏，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读和分析，以期得到新的理解和感悟。

第一章 “信息茧房”与大学生价值观的相关概述与理论基础

纵观人类文明进程,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始终扮演关键角色,“信息茧房”这一兼具社交属性和媒介特征的新型传播形态,正在逐渐融入当代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场域之中。“信息茧房”中建构的场域和情境内包含着多样的价值观念,并不断冲击着大学生价值观。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发育趋于完善的重要时期,也恰逢价值观定型的关键阶段,“茧房”内部营造的同质化信息更易影响大学生价值观的建构与型塑。因此需要我们深入地了解及把握“信息茧房”的内涵、类型及特征等多方面内容来洞察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诉求。

第一节 “信息茧房”概述

“信息茧房”现象近年来引发学界广泛关注,相关观点呈现多元化态势。因此,本文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厘清“信息茧房”的概念、类型及特征,在此基础上进行“信息茧房”相关现象的分析。

一、“信息茧房”的概念

“茧”在汉语中意指某些昆虫在变蛹前吐丝所结成的保护壳。从“信息茧房”概念发展的源头来看,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他曾在书中大胆预测,“数字化时代下盛行的个性化服务势必催生《The Daily Me》这一现象”^①。即“一份完全个人化的报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挑选喜欢的主题和看法”^②。2006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在其所著的《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一书中正式提出“信息茧房”概念,指出“‘信息茧房’是指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已有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认知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

^① [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胡泳, 范海燕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7:192.

^② [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胡泳, 范海燕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7:192.

象”^①。不难看出，“信息茧房”其实是一种形象化的比拟，它所描述的是人们在互联网上只接触和消费符合自己兴趣、观点和价值观的信息，从而形成一种自我封闭的信息环境。这个环境就像蚕茧一样，限制了个人的认知和视野，使人们的生活桎梏于蚕茧一般的“茧房”中。这种形象化的比拟虽然欠缺学术性，却生动形象的展现了数字时代技术进步与信息接触之间的张力，折射出当代网民普遍的生活样态与生存图景。

从高校大学生的研究维度来看，“信息茧房”现象主要表现为：在信息过载的数字化环境中，大学生因个人兴趣导向与智能算法推送的双重作用，使自己陷入一个窄化的信息环境中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大学生的信息需求，促进自我发展，但置身于“信息茧房”中的大学生群体更多呈现出的是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忽略对公共内容的关注、缺少面对面的言语沟通与思维碰撞的一种消极状态，这对于大学生群体实现全面发展十分不利。

二、“信息茧房”的类型

“信息茧房”类型从不同角度出发有不同的划分方式，按照横向的受众规模大小，可分为“个体茧房”与“群体茧房”；按照纵向的深浅程度，可分为“浅层茧房”与“深层茧房”；按照信息质量高低，可分为“优质茧房”与“劣质茧房”；按照陷入方式，可分为“主动茧房”与“被动茧房”。

（一）按照横向的受众规模大小划分

按照横向的受众规模大小划分，可将其分为“个体茧房”与“群体茧房”。

“个体茧房”是指由个体根据自身的信息偏好而形成的特定信息空间。该信息空间所接收到的都是符合自身想法、满足自身兴趣的信息，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个体的信息需求。但一味精准“投喂”式地提供信息给个体，易窄化个体认知，导致个体认知障碍。同样，“群体茧房”是指由某一群体的信息偏好而形成的特定信息空间。此类“茧房”相较于“个体茧房”规模大，封闭性更强，群体成员通过内部互动强化价值认同，加剧认知固化，最终可能导致群体极端现象。

^① [美]凯斯·桑斯坦. 信息乌托邦: 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 毕竞悦,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8.

（二）按照纵向的深浅程度划分

按照纵向的深浅程度划分，可将其分为“浅层茧房”与“深层茧房”。“浅层茧房”特指一类开放性较强的信息空间，其内部信息异质性较高，对外界信息持相对包容态度。此类“茧房”一般都是刚刚形成的，处于“信息茧房”的初期形态。尽管置身其中的个体倾向于依据个人兴趣筛选信息，但仍会保留部分开放性去接触多元内容，其认知视野与思维模式所受局限还相对较浅。因此，“浅层茧房”对个体的消极影响较小，在破除其消极影响时也相对容易。与之相对的“深层茧房”则是指“茧房”内部封闭性较强，信息内容的同质性较高，对外部信息排斥性较强的一类“茧房”。当“浅层茧房”中的个体不断只关注偏好信息时，加之外力不断作用，“浅层茧房”便转化成为“深层茧房”。“深层茧房”将个体牢牢禁锢在特定的信息领域，严重阻碍个体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上的全面发展。

（三）按照信息质量高低划分

按照信息质量高低划分，可将其分为“优质茧房”与“劣质茧房”。“优质茧房”是指“茧房”内部信息量适中、信息价值高、信息传播畅通的“茧房”。这类“茧房”信息空间较为开放，所涉及的信息内容也更加符合社会主流思想，能够引导内部成员辩证看待问题，帮助成员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劣质茧房”是指“茧房”内部信息量较窄、劣质低俗的信息挤占信息空间、信息传播极其有限的“茧房”。这类“茧房”倾向于只提供符合用户偏好信息的内容，不考虑用户的信息面拓展，对于用户的全面发展十分不利。从用户的实际情况来看，尽管多数“信息茧房”呈现消极特征，但凭借用户自身主观能动性，仍可构建具有积极意义的“优质茧房”。

（四）按照陷入方式划分

按照陷入方式划分，可将其分为“主动茧房”与“被动茧房”。“主动茧房”是指个体根据自身的主观意愿去选择和接触信息而形成的“茧房”。这类“茧房”中的个体倾向于回避挑战自己立场的信息，完全依据自身个性化发展而主动选择陷入“茧房”。在信息传播链条中，作为接收端的个体展现出高度活跃性与复杂性，其主观选择行为直接影响“信息茧房”的构建过程。然而，过度自主选择现状下却充满对社会主流文化有效传播的担忧。“被动茧房”

是指个体常常借助外在力量来满足自身个性化的需求，如借助算法推荐技术定制专属信息内容而形成的“茧房”。此类“茧房”中的个体不需要经过深思熟虑便能获得偏好信息，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在无意识状态下便会陷入“茧房”中，长此以往会导致个体缺乏深度思考的能力。

三、“信息茧房”的特征

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受众传播地位的提升加速“信息茧房”现象的形成与发展。从辩证角度出发，“优质茧房”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丰富用户的信息库、节省用户搜寻信息的时间、满足用户信息需求。但不可忽视的是，“优质茧房”往往维持时间较短，在用户需求与算法推荐的双重作用下，“优质茧房”很快会转化成“劣质茧房”。客观而言，从“优质茧房”到“劣质茧房”，从“浅层茧房”到“深层茧房”，其更多展现出负面、消极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信息空间的封闭性、信息内容的同质化、信息格局的圈层化和信息传播的迎合性。

（一）信息空间的封闭性

“信息茧房”字面中的“茧房”二字确切地隐喻了其空间结构的封闭特质。封闭性是指事物不具有开放性，拘束于事物内部。就“信息茧房”的封闭性而言，可以理解为个体在算法技术过滤的基础上仅选择偏好信息进行关注，忽视甚至排斥偏好信息外的内容进入视野，由此形成了一个具有固定信息源和稳定社交群体的封闭信息空间。这种封闭空间仅接纳“有用信息”进入，过滤抑或屏蔽其他网络内容，致使看似“无用”的信息难以触达个体视野，极易加深个体与现实环境的疏离感。

（二）信息内容的同质化

“信息茧房”内容的同质化是指个体所接触信息的同一性。现代算法推荐技术基于个体兴趣爱好的搜寻，向其大量且重复地推送相同相似的信息内容，造成信息内容的同质化。同质化的内容看似满足了个体的信息需求，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其信息宽度。“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在现代网络传播机制下，个体一旦缺乏对多样化信息的获取，便极易受制于“茧房”中有限的信息领域中，无法得到关于事物的全面认识，无法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更无法加深对社会主流思想的认同。

（三）信息格局的圈层化

传统语境中的“圈层化”通常用于人际交往中，其最为生动的解释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若将语境转换到网络环境的“信息茧房”中亦适用。“信息茧房”中信息格局的“圈层化”是指拥有共同属性或爱好的个体通过互联网平台建立联系，开展社交互动和信息交流，最终形成一个个具有内部认同感的群体集合的现象。圈层格局的形成强化了群体成员之间的横向连接，促进了成员内部信息的沟通 and 交流，却对不同群体的纵向交流造成了阻碍。不同群体分属于不同圈层，形成了不同的信息壁垒，相互间的信息无法流通甚至形成对立的态势，影响社会信息化的发展，限制社会创新，阻碍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与社会共识的达成。

（四）信息传播的迎合性

信息传播的迎合性是指网络平台借助算法推荐技术，依据用户的行为记录和历史行为对其进行跟踪分析，以此精准化、个性化地定向推送迎合用户喜好的信息内容。在这种传播模式中，用户看似掌握信息控制权，实则处于被动的状态中，他们对事件的认知往往受到情感倾向与价值取向的干扰，其信息判断能力也常为个人主观因素所局限。与此同时，算法推荐机制为用户构筑起的偏好迎合的“信息茧房”极易催生出同质化群体。那些特定的价值取向和偏好在封闭的“茧房”空间中持续强化和传播，并随着群内成员讨论的深入而变得偏激，最终必将引起用户个体发表极端言论、实施极端行为等极端偏激现象产生。

第二节 大学生价值观概述

研究“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必须要厘清价值观与大学生价值观的概念，把握大学生价值观呈现的特征以及影响大学生价值观的相关理论基础，从而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价值观及大学生价值观的概念

价值观源于个体的认知系统和思维模式，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进行价值判断、是非辨别时所持的基本立场和取向，这种思维定势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人、事、物的价值评估和行为选择。它体现了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取向与评判标准，反映了人

们对客观世界的基本认知与理解方式；它代表了人们对于事物重要性和意义的总体看法，影响着人们的判断、决策和行为；它包括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应该的总体看法，以及如何区分好坏、辨别是非的标准。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独特的，受到个人经验、教育、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也都受到价值观指导的影响。就其本质而言，价值观念归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功能。正向、进步、合理且符合科学原理的价值观念能够推动社会的良性演进，而负面、陈旧、失当及违背科学精神的价值取向则会制约社会的进步。

大学生价值观是指以该群体作为认知主体，在对外部环境、社会现象及自身价值实践进行认知与认同的基础上，依据其价值目标、取向和标准进行价值判断时所遵循的基本准则。这一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提供了评判事物是非曲直与行为价值高低的依据，构成了其进行价值选择与评估的认知框架。大学生作为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富有创新思维，却因社会经验不足而存在认知局限性。因此其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建构对个人成长乃至社会发展尤为重要。

二、大学生价值观的特征

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嬗变受到制度变革、思想潮流、教育导向和传播生态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与政治经济格局、文化形态及技术革新密切关联。他们秉持崇高信仰、恪守价值准则，其价值观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展现出价值观表达的个性化、价值观选择的多元化、价值观倾向的功利化和价值观培育的可塑性等特点。

（一）价值观表达的个性化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而文化则是价值观的外在表现形式。价值观通过文化的各种形式，如语言、艺术、习俗、仪式等得以传递和体现。大学生的价值观表达亦深深植根于其文化背景，并通过自身的行为、语言、审美、社交方式等文化形式得以表现出来。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为例，大学生往往通过积极参与社团活动或团队协作来体现这一价值观；而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则可能表现为大学生对独立思考和个人成长的重视。价值观表达的个性化源于文化的独特性，不同的地域环境、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等文化背景会使大学生塑造形成不同的价值观表达方式。与此同时，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大学生提供了全新的价值观表达平台，如通过社交媒体传播个人观点或参与线上公益活动。由此可见，

大学生价值观表达的个性化不仅彰显了其文化背景的多样性,也反映了他们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对价值观的独特诠释与实践方式。

（二）价值观选择的多元化

每个大学生都是不同的个体,受到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会构建出独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因此其价值观不尽相同。加之互联网技术的快速进步为大学生提供了便捷的信息获取途径,使其能够在虚拟空间中接触到更为丰富的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他们在吸纳主流文化养分的同时,也积极接触并理解外来文化与媒介文化等多元文化形态。在多样文化思潮的冲击下,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持续发生动态变化,其价值判断标准呈现差异化特征,价值选择趋向多元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大学生们对待事情的判断标准也不再是“非黑即白”式,他们会从多方面多角度对事件进行多样化的思考与分析。

（三）价值观倾向的功利化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新一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其关注重点逐渐从理想层面转向现实层面,呈现出显著的实用主义倾向。尽管他们仍会讨论理想与信念,但更多地将关注焦点集中于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热点等现实议题。相较于远大的理想抱负,他们更倾向于立足当下,追求可触及的现实利益或短期目标,注重实际效果与即时回报,展现出显著的价值功利化特征。然而,当功利取向走向极端时,他们往往过度关注财富、地位等外在因素,将物质利益作为核心追求目标,导致价值观念呈现出庸俗化倾向。他们推崇崇高却不愿践行崇高,景仰英雄却无意成为英雄。当代大学生愈发关注现实利益与实用价值,其价值评判标准呈现出明显的功利化倾向,价值观呈现出显著的功利化特征。

（四）价值观培育的可塑性

当代大学生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快速成长的阶段,其理论素养、实践技能以及自主学习能力都处于较高水平,具有显著的发展潜力,其价值观念的再塑性更强。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的大学生尚未建立起系统、成熟的价值观,视野较为开阔,其价值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对社会认识和实践不断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认知,且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培养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却也因此对外界环境变化表现出高度敏感性,具有较强的可塑性。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

大学生群体容易受到各类不良社会思潮的冲击以及真假难辨的网络信息干扰,从而导致其行为出现偏差,但只要对其进行冷静分析,多数大学生都会被理性说服。因此,他们的价值观念具有较大的改造和引导空间。

第三节 相关理论基础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对于“信息茧房”现象进行相关研究,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学、心理学以及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来指导。本节重点阐述与“信息茧房”现象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为后续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分析框架。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构成本文研究的核心理论支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包罗万象,根据本文的研究方向,主要涉及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马克思曾指出:“环境创造人,同样人也创造环境。”^①可见,人与环境的关系不是绝对的单方面作用的结果,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环境对个体的成长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任何个体都不能脱离环境而存在;另一方面,个体的能动性也影响着环境,个体能够凭借主观能动性改造乃至重塑环境,使环境朝着更有利于自我发展的方向构建。

相较于传统社会相对封闭、稳定的环境,现代社会的环境呈现出更为复杂、开放的特征。随着“信息茧房”等新型网络生态的形成,当代大学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全新环境变迁带来的多重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体现在认知层面、行为模式以及心理适应等多个维度,其程度因人而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运行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②。若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按照空间划分,那么“信息茧房”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属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或虚拟环境。因为从本质上看,“信息茧房”现象指的是大学生在信息获取过程中,由于过度关注个人偏好而形成的一个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或空间。长期沉溺在封闭环境的大学生群体很难形成全面的价值观体系,无法营造良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因此,本文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来考察大学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2.

^② 马慧婷.论高校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塑造[J].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0(15):42-43.

“信息茧房”问题，分析其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有助于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引起足够重视。

二、选择性接触心理和从众心理理论

选择什么信息进行了解最终取决于个体本身，个体的心理对“信息茧房”的陷入与否起到决定作用。因此心理学相关理论同样是本文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主要涉及到心理学中的选择性接触心理和从众心理。

选择性接触心理和从众心理是心理学领域中的重要理论，二者在大学生陷入“信息茧房”现象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选择性接触心理最早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拉扎斯菲尔德所提的“选择性接触假说”，在他看来，“受众在接触大众传播信息时更愿意选择接触与自己既有立场和态度一致的内容，倾向于回避对立或冲突内容”^①。显然，选择性接触是用户根据个人偏好主动筛选或回避信息的心理行为。在这种心理机制作用下，用户不仅难以拓宽信息视野，反而会将自我局限在狭窄的认知和信息领域内。大学生面对庞杂的信息往往基于自身的偏好选择所要了解的信息，加之算法推荐技术的助攻，进而逐步陷入“信息茧房”中。从众心理是指“个体在或真实的或臆想的群体压力下，会以群体内多数人的意见为准则，怀疑甚至改变原有的判断，并在行为上与群体趋向一致的现象”^②。从众这个行为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但也要辩证看待。若是从众的过程中没有自己的思考，变为盲从，那么对于个体的发展则十分不利。从众心理奠定了“信息茧房”的形成基础。大学生个体由于从众心理，易表现出与群体观念一致的倾向，缺乏独立思考，加剧“信息茧房”现象的封闭性。本文基于选择性接触心理和从众心理理论，探讨它们在“信息茧房”现象中起到的作用，分析其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更好地了解大学生的真实心理。

^① [美]Lazarsfeld P,Berelson B,Gaudet H.The People's Choice: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178.

^② 赖丽慧.“信息茧房”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9.

三、媒介依赖理论

“信息茧房”这一社会现象植根于信息传播过程，与互联网生态存在着内在关联。因此，传播学理论体系构成了本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其中“媒介依赖理论”尤为关键，为本文提供了核心理论基础和研究的逻辑起点。“媒介依赖理论”由美国传播学学者桑德拉·鲍尔与梅尔文·德弗勒共同提出，他们认为，“受众通过特定媒介来满足特定的需求，受众对媒介的使用频率与媒介对受众的影响力呈正相关”^①。具体而言，当个体为满足特定需求而增加媒介接触频次时，其认知、态度及行为模式将随之发生更为深刻的改变。这种影响机制体现了媒介使用强度与效果之间的动态关联。网络技术空前的发展使得现代媒介技术更能满足大学生群体的需求，从而牢牢吸引他们的眼球，造成大学生群体对电子媒介产生强烈的依赖心理，“机不离手”现象也基本成为现实。然而在网络空间中，真实与虚假信息并存，当大学生过度依赖媒介并深陷“茧房”时，将面临媒介的反向控制，从而导致“信息异化”问题的出现和进一步发展。媒介由此演变为影响大学生最为复杂且难以管控的因素。因此，本文通过该理论来分析大学生群体在陷入“信息茧房”时相关媒介所发挥的影响，为后文奠定基础。

^① [美]Ball-Rokeach,Defleur.Dependency model of mass-media effects[J].Communication Research,1976(1):3-21.

第二章 “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使“信息茧房”现象已然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尽管存在“优质茧房”，且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丰富用户的信息库、节省用户搜寻信息的时间、满足用户信息需求。但在大学生群体日常生活中，“优质茧房”很难长时间存在，往往会在算法推荐技术和个人偏好选择的助推下，很快会转化为“劣质茧房”。“劣质茧房”内信息量单一、信息传播有限的特点会固化大学生价值认知、解构大学生价值共识、妨碍大学生价值选择、极化大学生价值行为，影响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严重阻碍其全面发展。因此，本章聚焦探讨“劣质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以期能针对消极影响提出应对之策。

第一节 固化大学生价值认知

价值认知直接影响个人的思维方式、信息加工能力、决策品质、个人成长、人际交往、社会进步以及个体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等方面，其主要指“价值主体对价值客体的内涵、特征、地位、功能等的感知、学习和总结”^①，事关大学生价值观的健康发展。“信息茧房”本质上是被大学生精心筑构的一个拟态环境，其技术对信息的客观筛选和个体对信息的主观免疫最终导致这种拟态环境变成一个充满个性化、片面化的信息孤岛。置身其中的大学生极易由于泛娱乐化削弱认知水平、信息窄化造成认知失衡、同质内容束缚创新思维，最终造成其价值认知的固化。

一、泛娱乐化削弱认知水平

随着网络技术发展，泛娱乐化已逐渐成为社会普遍现象，其作为一种以“娱乐”为标杆的价值体系和话语方式，正逐步入侵大学生生活。美国媒介评论家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所有的公共言论在现实世界越

^① 赵惜群, 范敬利. 网红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及其应对策略[J].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1 (6): 68-74.

来越多地呈现出一种具有娱乐性的形式，我们逐渐成为了娱乐的附庸”^①。泛娱乐化的信息内容虽能为大学生带来感官刺激，但长期沉溺其中往往导致其自我管控与理性思考能力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弱化。

当前，置身“茧房”的大学生在趣味性娱乐信息前“走不动道”，在严肃性、思考性的政治或学习内容上却走马观花，呈现出知与行的不一致。泛娱乐化内容以零散、肤浅的方式冲击着大学生的价值理性，加之大学生一旦陷入娱乐性的“茧房”中，“茧房”内部便会重复推荐大量的娱乐化内容，使大学生大脑被娱乐信息麻痹的不愿再思考，其自然而然地不愿再主动关注时事政治、新闻资讯、科学知识等具有思考性的消息，能有效提升其价值认知的信息空间被泛娱乐化信息挤兑得越来越小。高度精细化的“信息茧房”使以理性、秩序、逻辑为特征的社会公共话语权逐渐被脱离语境的肤浅碎片的话语权所替代，异化了大学生的认知倾向，掩盖了其真正的认知水平，使他们沉湎于自我愉悦的信息“奶糖”，对主流价值和文化却极力排斥，往往导致其价值认知倾向肤浅与娱乐，价值认知水平被削弱。与此同时，当宏大叙事、崇高理想遭到解构，当严肃的政治事件的意义不再能得到思考和认同，当“娱乐至上”成为最高标准时，大学生本应承担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等问题自然退出了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必然导致其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二、信息窄化致使认知失衡

信息时代，“信息茧房”为大学生精准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提供了便捷，但与此同时也筛掉了很多大学生不感兴趣但对其成长成才有帮助的其他领域的内容。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在其1957年出版的《认知失调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认知失调理论”，他指出：“个体对于事物的态度以及态度和行为间是相互协调的；当出现不一致时，就会产生认知不和谐的状态，即认知失调，并会导致心理紧张”^②。整体而言，“信息茧房”现象下的精准“投喂”窄化了大学生信息内容的接收，限制了大学生接触多元信息的机会，有限的信息空间使大学生群体难以了解到多方面的内容，认为自己所见即是全部，既不利于其

^① [美]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M]. 章艳,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4.

^② [美]Festinger L.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3.

扩大知识面，导致其视野狭隘，还会影响他们对宏观世界的认知和真实了解。当他们偶尔走出“茧房”，接触到其他多种多样的信息内容时，会发现与以往所接触的信息有相悖之处，但却难以对各类信息进行准确的认知，极易对自身的价值认知产生困扰。

当前，诸如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潮在互联网领域甚嚣尘上，这些思潮依托数字技术广泛开展信息扩散与价值渗透，不断扩张其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大学生长期处于窄化信息空间中，极易被此类精心“伪装”的价值观混淆认知，进而造成价值认知的失衡与困惑。与此同时，在信息庞杂的网络时代，大学生表面上接触到了海量信息资源，实则只是匆忙游走于各类信息推送之间，浅尝辄止地切换关注焦点，这种经过精心美化的封闭空间不仅局限了他们的视野范围，更可能导致其价值认知能力的弱化。

三、同质内容束缚创新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第一动力”^①。大学生作为创新的主力军，其创新思维的激发与发散必不可少。创造性思维是一种运用独特视角和突破性方法应对问题的认知活动，其核心在于通过非传统的思考路径寻求解决方案。这种思维模式的形塑依赖于多元信息的交汇与重构，因而要求高校大学生广泛获取各类信息资源，避免局限于单一的知识获取渠道。然而“信息茧房”中相同相似信息的不断累积造成信息内容的同质化，同质内容的不断加固，不仅会使大学生价值认知被局限，其思维和思考方式也同样会被束缚。

“信息茧房”带来的思维惰性使大学生难以突破既有的思维模式，个体对多元化信息获取机会的主动放弃，实质上阻碍了其创新思维的形成与发展。长期处于这种封闭环境中的大学生，其能力拓展受到固定框架的严重束缚，本可开发的潜能被无形遮蔽，难以激发创造性的思维突破。这种状况不仅抑制了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更对其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在信息资源已然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与重要经济形态的当代社会，一旦大学生对特定信息产生兴趣倾向时，智能算法便会持续捕捉并强化这一偏好，不断生成同类内容进行定

^①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10.

向推送。这种单向度的推荐模式往往忽视了用户需求的动态变化,可能导致信息冗余和认知失衡,影响其获取信息的系统性和有效性。大学生若一味沉溺于偏好信息带来的即时满足,而未能将其转化为个人与社会价值,不仅难以获得真正的成长充实感,更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创新思维的培养与综合素质的提升。

第二节 解构大学生价值共识

价值共识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主要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通过深层次的思想沟通和交流,在价值观念上形成某种协调、一致的意见”^①,本质为主流意识形态发挥整合功能的过程。然而“信息茧房”内部存在的信息壁垒扩大知识鸿沟、封闭空间降低“社会粘性”、信息偏食消解价值认同等现象,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大学生价值共识被解构,有碍社会价值共识的形成。

一、信息壁垒扩大知识鸿沟

数字时代的全面到来使得信息获取渠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民主化特征,处于不同阶层和群体的人们在信息接受渠道上处于完全平等状态,然而在技术赋权营造的表面平等之下,各社会群体间的认知差距依然显著。美国传播学者蒂奇诺(Tichenor)及其研究团队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知识鸿沟理论,指出:“假如输入社会体系的大众媒介信息增加,该社会体系中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可能获得信息的速率比地位较低的人更快;两个不同地位的团体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而非缩小”^②。这是因为多数用户往往由于过度的自主选择而陷入“信息茧房”,“茧房”以精准细分的信息内容精心筑构了一个个不同的场域,每个场域对内一致,对外排斥,极易构成信息壁垒。

信息壁垒以其数据资源难以整合、交互渠道不畅、应用成果无法互通、处理机制缺乏协作等特点成为大学生与外界信息接触的屏障和隔阂。大学生若长久沉浸在个体化的信息空间中,被“茧房”构建的信息壁垒所封闭与隔绝,即使获取再多的同类信息,也无法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反而会影响自身信息体系的自由流通和传播,强化“信息茧房”,扩大自身知识面与其他不同领域信息的知识鸿沟。

^① 汪信砚. 价值共识与和谐世界[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5):11-18.

^② 单纯. “知识沟”理论的演变及其社会意义[J]. 社会科学, 1993(08):70-73.

诺曼·马尔科姆指出：“知识鸿沟可以在知识理解、知识记忆和知识行为三个方面对社会共识产生消极影响”^①。“茧房”内部大学生在接触其他领域信息时，会选择性对知识进行理解、记忆，由于个体思维的长期差异，在经过两次变异信息的加工后，最终会导致其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由此造成不同群体之间的互不理解，加剧知识鸿沟，极易瓦解社会共识的凝聚力。

二、封闭空间降低“社会粘性”

作为公民价值观念的交点，社会共识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公民所共同达成的社会共识越凝聚，他们之间的社会粘性则越强。桑斯坦提出：“共同经验特别是媒体所塑造的共同经验，提供了某种社会粘性”^②。社会粘性建立在成员间相似的生活经验、认知框架以及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责任担当之上，反映了社会联结的紧密程度。强社会粘性能够促进个体与集体的有机统一，为构建良性互动的社会生态提供坚实基础。

然而，“信息茧房”构筑的封闭性微观环境，导致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的互动机会逐渐减少，当代大学生在信息获取过程中，往往局限于同质化的信息圈层，他们所接触的多为封闭环境下的自我强化式观点，而非来自开放网络空间或现实社会的多元化声音。这种信息获取方式导致主流价值观念的传播场域持续受到“信息茧房”中偏好性内容的冲击与削弱。长此以往，大学生易陷入自我封闭的状态，其视野趋于局限，往往选择回避现实社会的种种挑战，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明显不足，这一状况反映了桑斯坦理论中强调的公共经验空间的匮乏现状，桑斯坦认为，若传播机制削弱了群体间的共同经验基础，不仅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更可能导致社群的分化与对立。“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大学生社会参与度大幅降低，便无法很好地完成自身社会化的过程，在网络中的“嘘寒问暖”会使其逐渐淡漠对现实生活中他人的关怀和责任，这种趋势将导致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分化与离散，致使公共事务的协商与决策过程面临共识困境。与此同时，“茧房”内部的封闭特性与社会开放环境形成显著对立，加剧了群体

^① 周传虎. “信息茧房”对凝聚社会共识的双重效应[J]. 人民论坛, 2019(23):130-133.

^② [美]凯斯·桑斯坦. 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 黄维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4.

^③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56.

间的隔阂与冷漠情绪。这种状况削弱了个体参与现实社会的积极性,促使大学生更倾向于沉溺于虚拟网络空间。长此以往,将导致青年群体与现实社会脱节,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造成整体社会粘性的降低。

三、信息偏食消解价值认同

大学生对于多样化的信息进行有效、全面地接收对其身心发展和自身价值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然而随着算法推荐技术的发展,“信息茧房”现象下个性化、精准化的信息推送极易使大学生产生信息偏食。信息偏食是指“用户在内部主观和外部客观的影响下偏颇地选择信息的一种信息行为”^①。信息偏食虽反映了其维护既有认知立场的行为倾向,通过确认偏误获取心理满足,但这种信息筛选模式可能引发更深层次的认知局限问题。置身“茧房”中的大学生在信息获取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倾向,他们往往依据个人兴趣偏好进行信息筛选与接收。这种信息获取方式虽然体现了其主体性和个性化特征,但在算法推荐技术的强化作用下,容易形成信息获取的单一化倾向,导致其过度沉浸于个性化信息领域,弱化了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度,消磨了对社会服务和公共事务应有的热情,不利于其形成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认同。

价值认同是一个社会和国家共同认可的观念共识,具有凝聚社会和公民的作用,而“信息茧房”中的同质化内容强化了群体内部的认同感,这种认同逐渐凌驾于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之上,最终可能导致部分群体转向对主流价值的质疑、批判乃至对立立场,进而削弱了大学生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马克思意识形态话语以系统化和整体性的话语内容为支撑,以整体性为内在要求的宏大叙事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②。沉浸于“茧房”中的大学生试图通过零散的信息接收方式和微观视角来消解宏观叙事,这种倾向可能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系统性话语建构,降低其社会整合与动员能力,进而影响社会共识的形成与维系。

^① 肖海清,明冉,王鑫瑶.信息偏食:概念内涵、主要表征及图书馆治理路径[J].图书馆,2024(7):15-23.

^② 袁银传,张顺风.论马克思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历史演进、基本特征和当代启示[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12):66-75.

第三节 妨碍大学生价值选择

大学生价值选择是指大学生在价值判断过程中,依据个人价值标准对各类价值活动进行辨识、评估和取舍,这一行为既反映了其价值取向,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途径。然而深陷“茧房”的大学生群体在进行价值选择时,往往会由于偏好信息淡化价值目标、群体盲从削弱价值理性、碎片信息误导价值判断,进而造成其在进行价值选择时发生困惑。

一、偏好信息淡化价值目标

大学生价值目标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确立科学的价值导向是大学生形成积极人生态度、达成自我价值实现的必要前提。然而“信息茧房”以偏好信息占据大学生大部分时间,蒙蔽其双眼,在一定程度上会淡化其价值目标。“茧房”根据大学生的信息偏好向其精准推送其感兴趣的内容,为其编排出一份专属的“个人日报”,这份专属日报虽然很大程度满足了大学生信息需求,却往往会使其过度沉迷,混淆虚拟和现实的界限,造成其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的低标准和低要求。社会活动学家埃利·帕里策曾提出“过滤气泡”概念,他指出:“互联网根据其本身的过滤记录功能,可以对用户的浏览记录形成一个预测机制,推测出用户的偏好信息,从而隔断用户对其他异质类信息的接收,每个网站平台就像一个个气泡一样,将用户强制停留在所偏好的信息中”^①。即“茧房”偏好信息的主动推荐往往会困住大学生,阻碍其接收其他各类信息。大学生在正值青春奋斗的年纪却沉浸在偏好信息的虚假慰藉中,充满惰性,会使其对于人生价值目标没有清楚的方向,缺乏通过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动力,倾向放弃努力、放弃目标,实现“躺平”和“摆烂”,长此以往,其价值目标必将被淡化。价值目标的淡化会使其在对事物进行选择时,倾向选择不费力或者符合自己喜好的事物,忽视事物原有的属性,缺乏对事物进行应有的判断而盲目进行选择,往往会造成错误的价值判断。

^① [美]Peng Hanqi,Liu Chang.Breaking the Information Cocoon: When Do People Actively Seek Conflicting Information?[J].Proceed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21(1):3-21.

二、群体盲从削弱价值理性

封闭的信息环境容易引发群体性认知偏差,这种偏差会削弱大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影响其价值判断的客观性,进而可能导致非理智的行为倾向。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居斯塔夫·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研究》一书中指出:“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理性的,知道是非善恶,也知道趋利避害。但这种理性只在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体时才会发挥作用。一旦进入群体,上述的行为能力与制约作用就消失了,个人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唯命是从,会做出一些同他的性格和习惯极为矛盾的举动”^①。即当人处在群体时极易由于个体盲从心理失去个人想法,跟随群体大多数观点,造成群体盲从现象,这种现象在“信息茧房”中尤为普遍。“茧房”内部分具有较强话语影响力的核心成员往往主导着群体的认知取向,这类掌握舆论主导权的个体通常被称作“意见领袖”。当“意见领袖”发表某一观点时,茧内多数成员往往会由于个体的盲从心理而不自觉地接受他们的观点,造成群体盲从现象。这种现象削弱了大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待事物的价值理性,导致他们既难以接纳异质观点,也无法理性审视自身所持的价值立场,反而在群体性盲从中固步自封,盲目追随信息“茧房”内其他个体的行为模式。

若“意见领袖”宣传错误或非主流观点,内部成员即使持有不同观点,也往往会在群体普遍认同的压力下选择沉默甚至认同。因为一旦群体盲目跟风的倾向形成,“茧房”之内也就不再允许有异己的声音,即使这种声音有助于自身发展,诺伊曼将之称为“沉默的螺旋”。“一方大声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而另一方可能‘吞’下自己的观点,保持沉默,从而进入螺旋循环——优势意见占明显的主导地位,其他的意见从公共图景中完全消失,并‘缄口不言’”^②。如此一来,被散播的虚假、劣质的非主流观点侵蚀着大学生原本的价值观念,这种倾向可能导致大学生群体忽视对事物本质价值的深入思考,弱化其在人文关怀、生态平衡以及社会发展等层面的价值判断,进而影响其对于个体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整体认知,最终可能制约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① [法]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冯克利,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47.

^② [德]伊丽莎白·诺尔-诺伊曼. 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M]. 董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

三、碎片信息误导价值判断

人的需求是从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不断发展着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当人的基础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时,便会自发产生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驱动力。信息获取方式经历了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到门户网站即时获取,再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化、碎片化阅读的演变过程,用户需求在既有基础上不断升级,逐步向精准化、深度化的个性服务方向发展。碎片化阅读是互联网时代的“衍生物”,其作为一种信息获取方式和学习方式,必然会影响主体的价值观。大学生对新信息具有敏锐的感知力,往往能够快速适应片段化的阅读模式,这种阅读方式在其日常学习生活中已逐渐成为普遍现象。

诚然,碎片化阅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拓宽视野、促进其价值认知的发展。但学习是不断反复的过程,仅通过几分钟的碎片化阅读无法形成长久记忆留存于大学生的知识体系中,反而会变成过眼云烟消逝于片刻间。从表象上看,碎片化阅读提供了便利的信息获取方式,然而其深层实质反映了技术对人性的扭曲,体现了工具理性对主体性的支配。大学生在碎片化阅读的过程中以偏概全、以局部替代整体,易造成其知识体系和价值认知的碎片化,使其对某些事情无法做出好与坏、应与否的准确判断。且他们并不总能难以准确识别所接触信息中蕴含的价值取向是否恰当,尤其对那些经过巧妙包装的偏颇价值观念缺乏足够的辨识与判断能力。往往会影响其对事物正确的价值判断。加之碎片化信息往往承载着发布者的价值取向与主观判断,这种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内容容易导致大学生在信息接收过程中产生认知偏差。持续接触此类信息不仅影响其注意力集中度,更会削弱其深度思维能力和批判性思考水平,致使思维方式逐渐趋向肤浅化,这对构建系统化的知识结构和培养科学的知识观形成了显著挑战。

快餐式的浅层阅读模式使青年群体沉溺于虚拟信息盛宴,催生出普遍的社会性浮躁氛围。这种片段化的信息传播方式正深刻改变着高校学子的阅读行为模式,不仅重构了其信息接收习惯,也固化了内容获取渠道,同时导致注意力资源的持续分散。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大学生无法对信息和知识做出理想正确的判断,从而进一步干扰其价值选择。

第四节 极化大学生价值行为

价值行为是大学生价值观指导下的具体实践活动。“信息茧房”现象下诸多负面影响造成大学生价值观念的扭曲，继而错误地指导和极化大学生价值行为。诸如信息碰撞形成价值冲突、信息迎合产生“群体极化”、信息割据造成网络暴力等现象层出不穷，致使大学生价值行为失范。

一、信息碰撞激发价值冲突

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会随着外部环境变迁、身心发展阶段而动态演变，其价值认知、认同及实践选择始终处于流动状态，任何环节的失调都可能引发价值体系的矛盾与冲突。价值冲突可从不同维度进行分类，其中宏观维度主要体现为社会文化领域的观念碰撞，包括传统与现代文明、东西方文化体系以及不同经济模式间的价值理念差异；微观维度则聚焦于个体内部的价值选择困境，表现为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目标导向与过程导向、主流意识与边缘认知等多重矛盾。

网络时代信息繁杂，“信息茧房”内部偏娱乐性、个人喜好性的信息与主流价值观信息内容极易产生相互碰撞，造成大学生价值观的冲突，且通常表现为大学生自身内部以及不同大学生之间的冲突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与非主流价值观的冲突。一方面，大学生沉浸在“茧房”中很久后，会不断接收相似信息且形成固定的价值观，当其接触到其他不同类型的信息与其所传达的价值观时，往往会造成其自身价值体系的冲突；相应地，处于不同“茧房”的大学生个体相互进行接触时，相当于两个不同价值体系的碰撞，往往也会形成价值冲突；另一方面，“信息茧房”内部所倡导的价值观往往偏个性化和娱乐性，缺乏系统性和政治性，当其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碰撞时，“茧房”内部大学生极易在主流与非主流价值观之间产生困惑，形成价值冲突，导致其无法很好地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行为，达到知行合一的效果。总体而言，“信息茧房”内部与外界容易产生信息碰撞，造成大学生价值观上的冲突与不一致，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形成与发展，进一步会影响其价值行为。

二、信息迎合产生“群体极化”

“信息茧房”根据大学生曾浏览过的内容，利用算法推荐进行定向推送，以迎合大学生信息偏好。信息迎合给大学生提供了一张唾手可得的“快乐温床”，却严重降低了大学生接触多元信息和新鲜事物的机会。“茧房”内部源源不断的偏好信息充斥着大学生的头脑，在不断迎合他们的喜好时，也悄悄改变了他们大脑的反应机制，使其缺乏全面思考的能力，观念趋于趋同化、极端化，逐渐变成“单向度的人”。长此以往，“茧房”内部就会形成一种非理性的舆论压力，出现“群体极化”意识乃至行为。“群体极化”最初由詹姆斯·斯托纳（James Stoner）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提出，指“团队成员本来有某种偏向，在群体讨论后群体成员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观点的现象”^①。

群体极化现象中，成员内部交流显著增多、对外交流大幅减少，表面上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实际极易受群体内部成员的影响。正如古斯塔夫·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提到的“群体具有‘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易受暗示和轻信，情绪夸张与单纯’的特点”^②，因此当引发公众关注的事件本身存在认知模糊性或事实依据不明确时，内部成员的认同会使个体日益演化出极端思想，这种极端思想必然会导致大学生群体在实践时做出不合理的行为。以饱受争议的极端“饭圈文化”为例，偶像喜好相同的大学生群体在网络中组成“圈子”，当外部出现反对偶像的声音时，部分“饭圈”成员容易产生丧失理性、行为过激等极端现象。诸如此类群体极化现象造成了大学生价值行为误区，加大了大学生价值观的引导难度，极易造成社会和网络环境的不稳定。

三、信息割据造成网络暴力

各“信息茧房”间因信息差异形成隔离屏障，导致内部信息高度同质化而外部信息呈现异质特征。这种基于信息鸿沟的区隔现象催生了网络空间的割裂状态，表现为各类封闭社群的涌现，这些社群往往依靠单一的身份认同或价值认同维系。此类割裂的社群倾向于强化内部价值共识，最终形成群体内部凝聚力增强、外部

^① 郑天. 对网络舆论中群体极化现象的研究[J]. 新闻爱好者, 2012(06):07-09.

^② [法]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冯克利,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14.

排斥性加剧的态势。当以“圈群”为单位对热点事件进行讨论时，可能导致部分个体的片面认知和失真信息被过度放大，进而演变为群体性共识，往往会使事件走向极端，引发网络暴力等不良现象。网络暴力是借助互联网平台，采用恶意中伤、人身攻击、隐私泄露等不当手段，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破坏网络生态秩序的越轨行为。网络暴力作为非理性行为的极端形态，是数字空间中的严重失序现象，其影响范围从迫使异见者保持缄默，到对特定对象实施人格侮辱、隐私侵害，乃至引发严重的心理创伤和生理损害。

“信息茧房”中的大学生因理性判断能力不足，容易受到内部负面思潮的影响，借助网络空间的匿名特性，情绪化地传播、评论不实信息和谣言，在无意识中参与网络暴力行为，助长网络舆情的蔓延态势。长此以往，不仅会对受害者造成伤害，还会污染大学生赖以生存的网络生态，影响社会稳定。与此同时，根据美国学者载瑟摩尔 1988 年提出的感知价值理论，即“人的行为结果受感知价值的影响”^①。网络暴力现象若长期存在于网络环境中，会降低大学生对网络社交的感知价值和网络表达的行为意愿，造成其在网络环境中消极、随意地表达，这种表达又会加剧网络暴力。如此恶性循环，必将造成大学生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中的价值行为失范。

^① 胡嘉悦. 网络暴力对大学生群体在网络空间表达行为影响研究[D].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2023.

第三章 “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消极影响的原因分析

在信息爆炸的当代社会，大学生被海量繁杂的信息所包围，容易陷入“信息茧房”的认知困境，难以摆脱其束缚，造成固化大学生价值认知、解构大学生价值共识、干扰大学生价值选择以及激化大学生价值行为等负面影响。对“信息茧房”消极影响的成因探讨是破解“信息茧房”消极影响的基础。总的来说，“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造成的消极影响不是单一要素作用的产物，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大学生心理不成熟及自身能力发展短板的主观因素、算法技术过度推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效性不足以及平台责任意识缺乏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第一节 算法技术过度推荐

“信息茧房”依托网络产生，算法推荐机制是“信息茧房”形成的技术基础，其通过用户画像构建和浏览行为分析，精准预测大学生的兴趣偏好，进而实现个性化内容定制和定向推送。然而，基于算法推荐机制产生的定向化信息推送虽为大学生的信息获取构建了定制化的内容环境，但其信息内容所具有的过度娱乐化、过度精准化“投喂”以及过度重复化等现状却将大学生反复束缚在特定信息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大学生的价值认知。

一、算法推送信息过度娱乐化

当前网络信息内容偏向娱乐化，标题党、流量党、虚假新闻屡屡出现，网络狂欢就此不断上演，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学生对新奇事物与信息资源往往表现出浓厚的探索兴趣与求知热情，吸睛的娱乐幻象不断刺激着他们的眼球，使其逐渐变成娱乐产业的消费者，沉浸在娱乐信息中无法自拔，在“即时性”与“无缝式”的狂欢下渐趋滑向“愚乐”的边缘。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适应媒介市场化的趋势。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当今塑造泛娱乐化镜像的不再是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而是更能够承载娱乐事件、网络恶搞等泛娱乐化现象的算法技术。算法技术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媒介市场的发

展，媒介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逐渐市场化。各个媒介平台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会倾向于制作更加吸引人的娱乐内容，进而导致媒介内容偏向娱乐化方向发展。其次，提升平台形象的传播效果。借助趣味性营销策略，互联网平台得以有效构建品牌认知，增强用户粘性和情感共鸣。趣味性营销策略往往更具吸引力和互动性，能有效吸引用户关注，提升品牌曝光率和用户参与度。最后，追求商业利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媒介和内容提供者追求的是商业利益最大化。各大平台利用算法技术不断推荐娱乐化内容，满足大学生对娱乐的渴望，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娱乐内容，如影视剧、短视频、音乐、游戏等，来吸引和保持大学生的兴趣，增加大学生对平台的使用粘性。这种推荐方式基于大学生自身的“个人议程设置”来为其构建专属的日报形式，不仅能吸引更多的大学生以达到流量变现的目的，还能吸引广告商的注意，实现广告收入的增长。

二、算法推荐内容过度精准化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促进了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使得定向信息推送成为现实。基于算法的内容筛选机制如同过滤器，将各类资讯与青年学生的偏好进行匹配，从中提取最可能引发其关注的内容进行精准“投喂”。这种便捷的推荐模式使众多大学生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当代大学生群体普遍享受着算法推送带来的信息获取便利，却往往在无意识中将信息选择权交由算法系统掌控，导致双向互动的信息传播模式退化为单向灌输，用户的主体地位和参与度显著降低。

究其原因，算法推荐的信息内容过度精准化“投喂”的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算法技术设计者价值观缺失。算法技术本身是中性的，问题出在算法技术设计者身上，一些平台算法技术的顶层思路存在问题。算法系统本身或许价值中立，但其设计者和应用者必须秉持明确的价值取向与伦理准则。技术作为载体，理应承载和传达着设计者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的、积极向上的思想观念。然而部分算法设计者由于价值观的缺失会反复推送“博眼球”的信息内容以达到牟利或者其他目的，全然不顾该信息是否积极健康、是否有利于大学生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争夺大学生时间。大学生作为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其消费行为和偏好对市场有着深远的影响。且大学生的时间极度稀缺，这使任何能够抢占大学生时间的平台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收益。各大平台为了争夺大

学生的注意力, 抢占他们的碎片化时间, 培养他们的品牌忠诚度, 不断通过算法技术推荐无穷无尽的偏好内容, 设计沉浸式体验, 使大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花费大量时间。例如, 通过隐藏时钟等人为手段, 让大学生更难以感知到时间的流逝, 从而延长了大学生在平台上的停留时间。

三、算法推送信息过度重复化

形式大于内容, 内容生产同质化严重是如今网络环境中的常态和通病。算法技术为了满足大学生信息需求, 定向推送偏好信息, 而各大平台为了赚取“流量”也争相推送偏好内容, 所谓的满足大学生信息需求的信息内容被各大平台不断生产和重复推送, 占据了大学生视听, 将大学生被牢牢桎梏在“茧房”的重复信息中。追根溯源, 算法推送信息重复化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算法技术本身的局限。算法技术分发信息的本质在于基于用户需求的情境化适配, 然而目前算法并不一定能把符合用户兴趣的内容推荐给用户, 尤其是对于新用户或缺乏足够历史行为数据的老用户, 推荐效果不佳。这被称为“冷启动”问题, 也即“信息论”奠基人美国数学家香农所说的“工程传播”的基本逻辑方法, 这种逻辑方法的底层, “一是简单归类, 二是无视变化”^①。自然语言处理的局限使算法推荐系统无法对信息内容进行深入理解, 只能对个人需求进行相对简单量化和浅层次的话题匹配, 难以满足大学生细腻的心理需求。其次, 大学生行为数据的重复利用。算法通过分析大学生的在线行为, 如浏览时间、点击率等, 来判断内容的受欢迎程度和大学生们的兴趣点。这种数据分析使受欢迎的内容和符合大学生兴趣的内容被频繁推荐, 造成信息内容的重复化。此外, 一些算法技术还可能因为追求用户粘性和点击率而过度推荐某些内容, 进一步加剧了信息的重复化。最后, 信息内容把关不严。在如今内容生产大爆炸、个性化算法推荐的网络信息时代, 大学生接收到的信息普遍由算法技术来进行把关, 然而纯粹的算法推荐系统无法对信息内容进行高质量的把关, 只是提取信息中的特征关键词与大学生兴趣进行匹配, 较少考虑信息分发内容的重复率, 进而导致重复信息被反复推荐给大学生。

^① 喻国明, 曲慧. “信息茧房”的误读与算法推送的必要[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2020(01): 127-133.

第二节 大学生心理发展不成熟及自身发展短板

大学生自身能力的发展是影响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之一,各大平台和算法推荐技术仅是信息的传播者,而作为信息接收者的大学生自身,才是真正决定对信息接收与否的关键。当前,个体心理状态不成熟、忽视自身社会性的养成以及自身缺乏信息素养等现状造成大学生自身发展的短板,使“信息茧房”现象在大学生中愈演愈烈。

一、个体心理状态不成熟

个体心理是建构“信息茧房”的关键因素,大学生个体心理能够促进个体身心健康、提升工作和学习效率、维护良好的生活质量以及促进良好的社会适应,对自身发展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大学生自身心理状态的不成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全面发展,对“信息茧房”的形成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更有学者指出,“用户陷入‘茧房’其实是心甘情愿被绑架”^①。究其根本,大学生个体心理状态的不成熟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学生正处于不成熟的三观形成时期。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其对事物辩证分析和理性思考的能力并没有完全形成,自我评价不够成熟,容易被他人观点带偏。且他们心理成熟度不足,缺乏成年人稳定的心理状态,往往导致认知层面的显著波动与不稳定性。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一些从未出现或充满复杂性的新问题使欠缺社会经验且未形成稳定三观的大学生难以招架,造成其无法对事物做出正确的辨别。

另一方面,大学生易受从众心理和选择性接触心理的影响。从众心理是指“个体在或真实的或臆想的群体压力下,会以群体内多数人的意见为准则,怀疑甚至改变原有的判断,并在行为上与群体趋向一致的现象”^②。当“茧房”中的大学生个体与内部群体建立起联系后,其往往会追随内部“意见领袖”的看法而不是基于自身判断对事件进行决策,即使他们会接触到其他信息,却依然更倾向于原有观点。长此以往,心理“归属感”会淡化其自身的“个性化”,在内部成员的

^① 董仕玲,孔祥飞.“信息茧房”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被绑架”[J].新闻论坛,2017(06):32-34.

^② 刘雨璇.“信息茧房”现象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西安:陕西科技大学,2023.

带动下,“群体意识”和去个性化的从众情绪迅速发酵促使大学生个体想法追求与群体共识保持一致,常常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马克思曾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①。当群体观念基于兴趣趋向一致时,个人观念的发展往往会受到影响,个人想法被群体价值观所取代,在对事件进行分析时,往往采用群体价值观进行分析,最终会导致大学生丧失对事物应有的判断能力。选择性接触心理是“信息茧房”产生的关键因素,本质是人只选择自身认知范围内的信息进行阅读。“趋利避恶”式的选择性接触行为是人的天性,尤其在信息过载时代,选择性接触信息能提高信息摄入的效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自身信息接收失衡。基于算法技术对大学生喜好的精准分析,信息进行了第一轮筛选。而大学生自身的选择性接触心理则会对信息进行第二轮筛选,这种情况下,呈现在大学生面前的信息取悦程度较高,因此他们极易被此成功束缚,难以甚至不愿摆脱。

二、自身的社会性不强

大学生过度专注于自身个性化、私我化的信息需求,从而造成其忽视自身社会性及公共性的养成。究其根本,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时代的进步激发了大学生的主体意识。网络自由时代下,大学生的主体性意识被充分激活,他们充满个性与张扬,对信息的需求也极具个人特色。与此同时,从早期单向传播的媒介环境,到如今足不出户即可获取全球资讯的数字时代,信息传播模式正朝着满足个体化需求的精准推送方向演进。从大学生个体角度而言,信息个性化主要体现在其依据自身兴趣偏好和实际需求,对接收内容进行选择性过滤和定向获取。从信息传播主体的视角来看,内容个性化主要体现在信息分发者为满足大学生需求而定制的“投喂”式的传播模式。两种角度均以满足大学生个性化的信息需求为目的,为大学生提供专属个性化信息。

另一方面,大学生自我实现的需要。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可能会发现自己在中学时期的优势不再,感到自我价值感的丧失,这种失落感会促使他们在网络世界中寻找成就感和自我肯定感。在网络游戏中获得成功和胜利,能够给他们带来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得的成就感和自我满足感,这种心理需求促使他们过度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收个性化、有趣的信息内容，忽视其他有益信息的接收。有学者指出，“人们认知结构的形成依赖于长时间的对不同事物的接触，所形成的各种观念的总和”^①。大学生尚未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往往会基于自身个性需求来选择偏好信息进行接收，加之算法技术的精准“投喂”，其最后接触到的信息通常偏向娱乐化、个性化，缺乏有关公共事物的、跟随主流价值观的相关内容。

三、自身的信息素养不足

大学生信息素养是指大学生对各种信息进行解读、吸收、判断和应用的能力。缺乏信息素养的大学生无法正确辨别信息的有用性、理性看待意见相悖的信息，进而陷入“信息茧房”，造成价值判断误区。究其根本，大学生缺乏信息素养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高校信息素养教育体系的不完善是导致大学生缺乏信息素养的重要原因。高校缺乏系统性的信息素养课程设置，高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与实际需求的脱节，意味着大学生可能无法获得与现实世界相关的信息素养教育，从而影响了他们信息处理和应用的能力。与此同时，多数高校缺乏有效的信息素养评价机制，导致学生在没有明确的评估标准和指导下，很难自我反思自己的信息素养水平，也无法有针对性地提升自己的信息素养能力。

其次，大学生对信息素养的认识不够。由于部分大学生对信息素养的概念和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导致其对自身信息素养的培养不够重视和投入，进而使其没有足够的动力和积极性去主动提升自己的信息素养。信息素养不仅仅局限于计算机和互联网技能，还包括信息获取、评价、处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这些能力对于适应信息社会、提高学习效率、解决问题以及创新都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是造成大学生信息素养不足的重要原因。社会环境的数字化程度、数据文化的普及程度以及社会对数据的需求和应用都直接影响大学生的信息素养。当前社会网络信息呈爆炸式增长，大学生能接触到各种信息资源，包括一些不良信息。不良信息的泛滥和虚假信息的传播披着娱乐的外衣，降低了大学生对信息真实性和可信度的防范意识，弱化了大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进一步冲破大学生的信息防线，影响其信息素养的培养与提升。

^① 贾鹤鹏, 刘立, 王大鹏. 科学传播的科学—科学传播研究的新阶段[J]. 科学学研究, 2015(3): 330-336.

第三节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效性不足

实效性反映了某一要素的存在状况对另一要素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这种影响可能表现为正向推动或反向制约。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信息茧房”现象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高校作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阵地,目前其在教学过程中虽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实践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变化去应对“信息茧房”现象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但其效果往往不能达到预期,无法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实效性,导致许多大学生对于“信息茧房”知之甚少,甚至深受其害却毫无意识。

一、教学内容思想引领力欠缺

面对海量网络资讯,大学生在信息接收时更倾向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进行了解,进而倾向于排斥主流价值理念,导致网络环境出现逆向淘汰现象,削弱了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逐步侵蚀主流价值的传播空间。当网络信息和价值观以多元化形式轰炸着大学生价值观时,正是高校需要对学生进行网络价值观教育的时刻。但往往高校在这个时刻对大学生的思想引领力不够,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育系统创新力度不足。随着技术的发展,大学生的学习活动越来越接近真实的情景和现实的问题,学习方式也越来越倾向于体验式学习和沉浸式学习。然而,教育系统缺乏对新技术赋能教育的认识,没有将其作为提升教育管理和教育教学质量的出发点,探索创新的内生动力不足,导致教学内容的重构缺乏有效手段和典型应用场景,从而影响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对网络空间价值引领的实施。其次,教学方式转变中教师适应性不足。不少教师尚不完全具备利用智能技术开展常态教学的能力,仍习惯使用传统教学方式。与此同时,技术创新飞速发展,工具软件的迭代升级速度较快,教师缺乏学习新技术的途径和时间,导致其信息化教学能力不足,限制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主流价值观思想引领的能力和效果。最后,高校网络舆论引导现状有待改善。高校内部大多缺少合适的线下网络舆情监管机制,且线上舆情管理组织尚不完善,导致校园内网络各监管部门的管理职权定位模糊。此外,高校管理人员缺乏足够的数字素养及专业知识,面对网络舆情时承受巨大压力,难以有效发挥网络舆情管理职责。高校在网络舆论

方面缺乏专业业务指导和培训，监管与引导方法过于简单直接，倾向于“控制”而不是“引导”，运用“管控、限制、清除”等常规手段，难以实质性改善与大学生之间的矛盾。

二、教学方式难以发挥实效性

教学方式是指为了完成教学目标所采用的手段及措施，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是增强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实效性的关键环节。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高校网络教学、智能化教学逐渐普及至广泛应用，基于此，大学生本应掌握多方面的知识，现实却是其仍受困于不同的信息壁垒之中。

究其根本，一方面，网络时代的发展加剧大学生对网络媒体的过度依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网络信息技术持续革新突破，推动数字经济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已呈现出覆盖范围广泛、用户群体庞大、创新程度显著、迭代周期缩短等显著特征，这一发展趋势已成为不争的现实，但在互联网普及广度和深度提升的同时，却也加大了大学生对网络媒体的过度依赖，“机不离手”现象在大学生群体中尤为突出。大学生对网络媒体的过度依赖会导致其缺乏深度思考和探究的能力，而更多地关注表面的信息和娱乐，影响了学习和思维的深度，导致高校教学方式难以发挥应有的效果。

另一方面，部分高校教育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部分高校存在教育目标不明确的问题。教育目标的不明确性是新时代高校面临的突出挑战。部分院校在确立育人方向时倾向于空泛化表述，仅笼统地强调“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宏观概念，缺乏具体的分解和落实，进而导致教育者对具体的教育任务和要求进行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其次，教师信息技术能力不足。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不足影响了教学质量和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①。虽然大多数教师掌握了基础的信息化教学手段，但在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深度整合过程中，他们往往缺乏相应的教学理念支撑，尚未完全形成将技术有效融入教学设计的能力。

^① 习近平.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12-07 (03).

三、实践教学效果欠佳

党的二十大以来，“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创新领域展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助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引发了对各类专业科技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作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构成，实践教育在新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培养新质人才的关键环节。为响应国家需求，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当前高校正在逐步加大对实践教学力度，不断挖掘和创新实践资源，然而仍然存在实践教学效果不佳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

一方面，实践教学过程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大学生理论学习的虚化问题。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理论通过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进行抽象和总结，为实践提供指导和支持，错误的理论会导致实践的失败。在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时，部分高校往往弱化了理论知识的系统传授，导致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失衡，影响了教学效果的有效性。其次，师资队伍建设不足。一些高校存在师资力量不足或师资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加之许多教师可能对实践育人的教学存在认知偏差，导致无法充分发挥实践育人的教学作用，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降低了实践教学的效果。最后，实践活动协同联动性不够紧密。实践育人的有效开展有赖于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单一依赖高校的教育引导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当前多数高等院校在推进实践教学过程中，普遍面临协同机制缺失的困境，难以构建起学生、院校、家庭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网络，制约了育人环境的整体优化。

另一方面，忽略实践主体的认同度。大学生作为实践教学的主体，其自身对于活动的认同度决定了该活动的参与度。高校在策划教学实践活动时，其出发点和活动方式十分完美，但却容易忽略大学生对学校的实践教学内容、方式是否有意愿和兴趣去接纳和认同。当不受大学生认可的实践活动被展开时，大学生处于低积极性与低活力的状态，容易使实践活动无法推进，出现“起高调”现象，同时还会大大打击教学活动设计者的信心，影响实践教学的效果。

第四节 平台责任意识缺乏

在数字化浪潮下，网络平台已然成为高校大学生获取和分享资讯的主要渠道。然而，这些由商业资本运营的虚拟空间，其根本驱动力始终围绕着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由此造成的“受众本位”的传播理念加速平台内容迎合、“流量为王”的

传播特点导致平台责任缺乏、“利益至上”的传播导向加剧平台无序竞争等现象频发，导致“信息茧房”现象下各类不良影响层出不穷。

一、“受众本位”的传播理念加速平台内容迎合

传统传播学研究过度突出媒介的主导地位，将受众简化为单向的信息接收装置，这种漠视接受者能动性的线性传播理念，衍生出了机械化的“刺激-反馈”理论框架，形成了所谓的“皮下注射论”，即认为“媒介传播的信息相对于受传者来说如同注入身体的药剂可以引起速效反应”^①。在这种单向度的理论视角下，受众的个性化特征和群体间的交互作用往往被忽视，其行为被简单地归结为对传播刺激的条件反射。这种研究取向难以全面反映传播过程中复杂的互动本质。直至1964年，鲍尔在其著作《顽固的受众》中实现了传播学研究范式的重大突破。他提出，“以往的问题是信息如何作用于受众，而现在的问题则是受众如何使用信息”^②。该研究颠覆了以往以传播者为中心的理论框架，将研究重心转向受众主体，标志着传播学领域从单向传播模式向双向互动模式的根本性转变。这一理论创新为后续的受众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传播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转向催生了受众本位论，该范式颠覆了传统传播模式，将信息接收者置于传播过程的核心位置，媒介角色被重新定义为信息中介，着重探讨传受双方的双向交流机制，充分彰显了信息接收者的自主性和参与价值。

“信息茧房”现象的形成是“受众本位”传播理念下信息内容生产的重要体现。算法技术的革新与传播壁垒的消解推动新型媒介形态不断涌现，深刻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传播主导权发生了显著位移，接收端的影响力持续增强，促使传播模式实现了从“以传播者为中心”到“以用户为核心”的实质性转变。与此同时，传播主体的构成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用户群体逐渐取代传统平台，成为信息生态中的重要参与力量。各大平台为了博得大学生的关注和流量，用泛娱乐化的信息和低俗媚众的内容进行过分迎合大学生需求的信息生产和推送，无间断地低质量信息冲击带给大学生强烈的感官刺激和精神愉

^① 李法宝. 新闻传播方法论[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6: 11.

^② 赵迪, 王德海. 受众本位论视角下的参与式农业推广[J]. 安徽农业科学, 2010(11): 5922-5924.

悦，使大学生丧失全面思考的能力，变成“单向度的人”，久而久之，“茧房”内部会形成一种非理性的舆论压力，迫使出现“群体极化”意识乃至行为。

二、“流量为王”的传播特点导致平台责任缺乏

当前社会图景下，“流量”已然成为评估平台影响力的核心指标。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讨论的现代消费体系已演变为一种符号化运作机制，商品的价值逐渐被其象征意义所取代，进而催生出新的消费文化形态的现象，“需求瞄准的不是物，而是价值。需求的满足首先具有附着这些价值的意义。”^①在经济背景的影响下，商业平台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竭力吸引青年用户持续驻留，通过延长使用时长来实现流量变现的商业目标。信息传播过程中，“流量为王”的传播特点下各大平台盲目追逐流量，争相生产夺人眼球的信息内容，导致多数平台在追逐中丢失初心，忘记了自身本应承担的媒体责任和使命，造成传播内容偏向娱乐化、传播舆论偏向极端化。比如，当出现某一争议事件时，各大平台为了各自的流量争相报道，各种观点想法碰撞在一起，会对大学生价值观造成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且看似公正的报道却可能充满不同价值观的引导性，接收到信息的大学生往往会被平台牵着走，沦为平台争夺利益的垫脚石。

与此同时，各大平台通过精准捕捉大学生的猎奇心理和娱乐化需求，提供相应内容以满足其信息偏好，从而形成用户黏性。在此背景下，信息的实际价值逐渐被淡化。虽然娱乐需求和好奇心可以解释部分信息获取行为，但这些因素不应占据用户绝大多数时间的主导地位。持续低质量信息轰炸带给大学生强烈的感官刺激和短暂的精神愉悦，无疑会对尚未形成完整、牢固价值观的大学生造成直接或间接的不良影响，使其心甘情愿地将自身禁锢于“信息茧房”中。

三、“利益至上”的传播导向加剧平台无序竞争

在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市场经济更具逐利性，参与其中的各大网络平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才能够使自身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种竞争性对于平台通过分发积极向上的信息内容来获取受众的青睐本应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资本的过度操控性，导致各大网络平台在“利益至上”传

^① [法]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 金志刚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51.

播导向的驱使下，常把经济利益放在优先位置考虑而忽略了社会效益，造成其在竞争中往往难守初心，不惜违背道德、违反规则，采取恶性竞争的方式生产毫无营养的信息内容，以达到获取流量、谋取利益的目的。例如，当各大平台为了获得某一事件内容的专属报道权时，会争相采取各种手段挖掘事件真相，以达到对该事件的报道垄断。这种垄断信息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信息格局的割据，使做出不同信息选择的大学生分别处于不同的信息圈层内部，彼此信息不互通。

由于信息的不互通，加之每个不同“茧房”内部特有的封闭属性，将大学生牢牢困在不同信息壁垒里，信息割据构成的封闭空间容易激发极端情绪，极易发生网络暴力等各种极化现象。与此同时，在进行信息传播时，“标题党”盛行的传播现状促进平台流量的提升，却使事件原本真实的信息内容被忽视。当对同一事件进行意见发表时，大学生只相信自己本来相信的信息，其相信力度甚至越过事件的真相，对于不同意见无法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往往也会加剧网络暴力现象。

第四章 “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消极影响的应对策略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是道德的基石,对大学生的发展具有驱动和导向作用,是大学生发展的关键。新时代的大学生肩负着民族复兴的重要使命,其价值观念的正确塑造不仅关乎国家发展前景,更是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然而,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信息茧房”现象对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制约了青年人才的全面成长。在此背景下,采取有效措施帮助青年群体突破“茧房”显得尤为重要。破除“信息茧房”消极影响,可以从算法优化、个人发展、高校引领和社会把控四方面入手,共同培养和塑造大学生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引导大学生走出“茧房”。

第一节 算法优化：扩大信息推送广度

技术使用的初衷是为用户带来便利,但由于泛娱乐化、同质化内容等片面信息的泛滥造成大学生信息接收广度不足,极易使其出现视野狭隘和价值认知固化等不良影响。因此要想帮助大学生脱离“信息茧房”,拓宽其视野,扩大其认知领域,就必须扩大算法技术的信息推送广度。

一、加强技术管控，紧握网络空间话语权

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渠道,网络空间既是主流价值观教育的关键平台,也是大学生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过程中的重要载体。然而在网络空间向善发展之时,其内部过度个性化自由选择下的泛娱乐化现象导致大学生获取一切信息都以娱乐为主,造成主流价值观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弱化。因此,必须加强对算法技术的内容推送管控,紧握网络空间话语权。

一方面,要加强算法技术的内容审核机制。算法技术在精准化提供内容的同时,要对内容进行筛选和过滤,杜绝低级肤浅内容的入侵。针对网络信息传播中的庸俗化倾向,亟需强化智能算法的内容监管功能。建议构建多层次的过滤系统,对不当言论、低质信息及事实性谬误进行有效拦截。同时应进一步完善人机协同审核机制,提升内容把关的精准度,让易被算法忽略的不良信息无处可逃。

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发防沉迷系统。大学生自制力较低加之网络娱乐信息的吸引力极大，使其在面对泛娱乐化信息时难以招架。因此，各大平台需要不断利用算法技术来开发防沉迷系统，对平台使用时间设置最大阈值，以此限制大学生沉迷娱乐信息时间，防止其过度沉迷于网络。以短视频平台为例，“青少年模式”的推出有效规范了未成年用户的内容浏览行为，但由于其操作太过简单、难以辨识用户等问题，导致该模式没有完全发挥效果。算法技术不仅需要针对这一问题做出进一步的完善和优化，还要研发出更多防沉迷的程序和模式，助力大学生走出“茧房”。

二、拓宽获取渠道，采用多平台信息源

信息时代，大学生普遍选择网络渠道获取信息，然而由于网络信息受算法技术精准“投喂”的限制、资本利益驱使等问题，常常使其在获取信息时仅从固定信息渠道或平台接收信息，造成本应被大学生熟知的内容反被有意无意的摒弃在信息获取渠道之外。因此要丰富信息获取渠道，使大学生不只满足于特定几个平台的网络信息，而是增加信息接收的信息源，整合多个平台获取多元化资讯，尽可能拓宽认知视野。大学生不能安逸地享受量身定制的“日报”，要有打破“劣质茧房”的自觉，有获取多元信息资讯的意识，要树立公共信息意识，有效塑造认知的“广角”，要积极主动地关注公共信息，学会倾听和均衡各方观点，理性判断是非对错，拓宽信息获取领域，从而优化知识体系，提升自身的认知能力。

与此同时，还可通过拓展算法平台之外的信息来源渠道，在相当程度上缓解算法推荐机制固有的局限性，比如，加大对传统媒体的使用。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传统媒体以其审核严格、核准细致、报道权威的特点，在信息传播中仍占据一席之地。大学生要想建立较为全面的认知结构，就应构建多元化的信息接收渠道，综合利用传统媒体和网络平台的信息，尝试接受不同声音，打破认知狭隘，消除“信息茧房”。

此外，高校要鼓励大学生多关注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网等权威媒体的官方账号，以保证大学生接触的信息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大学生自身还要动态管理自己在各平台的关注痕迹，定期管理订阅号、公众号、关注对象等内容，在动

态的管理过程中净化自己的信息空间，拓宽自己的信息领域，既要避免泛化的关注一堆而从不点开的尴尬境地，又要避免关注太少而局限认知的无奈处境。

三、优化供给内容，增加信息偶遇频率

“信息茧房”内部信息供给的单调性限制了大学生的信息获取范围，难以满足其深层次发展需求，易造成其信息接收同质化和价值认知偏差。美国学者 Shen 探讨了社交媒体的传播机制，并提出可以根据文化适应原则，增加信息偶遇以打破“信息茧房”。信息偶遇的减少意味着发现自己隐藏兴趣的机会越来越少，“茧房”内部重复推送的信息同质化了大学生信息接收内容，减少了大学生接触其他不同类型信息的机会，因此必须优化信息供给内容，提升大学生接触非预期信息的概率，增加信息获取的随机性和多样性。使其从片面推送到全面推送方向发展。

一方面，算法设计者要提供多元化的内容推送。算法设计者应尽量优化算法推荐，使作为信息传播者的各大平台在迎合大学生偏好、顺应大学生心理的同时，设置“‘悦耳’和‘刺耳’话题交叉推送机制”，致力于提供多元化的内容推送，让大学生接受多角度、多类型的信息影响。对于一些具有公共价值或有助于纠正大学生接收信息内容同质化的信息，比如时事政治、新闻资讯、科学知识等，平台可以加强界面引导手段来引起大学生的注意，让大学生了解世界的多面性，帮助其拓宽视野，避免过度沉浸在泛娱乐化信息内容中，减少“信息茧房”的束缚。

另一方面，算法设计者要积极探索信息内容的推送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有效融合。算法设计者要将社会主流价值观融入算法推荐的价值取向中，促使各大平台不仅仅只以利益为追求目标，而应兼具内容质量和社会责任感，确保推送信息的价值导向，在规范算法推荐的同时实现主流价值观的有效传播。

第二节 个人发展：提高自身信息素养

作为媒介的使用者和信息的接收者，大学生自身的信息素养水平直接影响其个人发展进程。大学生信息素养是指大学生对各种信息进行解读、吸收、判断和应用的能力。信息素养不足可能导致大学生缺乏信息甄别能力和独立思考意识，常常跟随大众观点，且极易受碎片化信息的影响，没有信息整合能力。因此，必须大学生加强信息防范意识，规避劣质“茧房”、强化理性思考能力，拒绝盲从

行为、提高信息整合能力，提升自身媒介素养，推动全面发展，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人才支撑。

一、加强信息防范意识，规避劣质“茧房”

陷入“信息茧房”的大学生过度沉溺在自我话语体系中，拒绝与外界观点进行交流，对“茧房”内的信息深信不疑，导致其所接收到的信息过于泛娱乐化，持续接触娱乐化信息会弱化大学生的进取意识和积极的目标导向。因此大学生应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对信息的筛选能力和防范意识，避免陷入劣质“茧房”。

首先，大学生在搜集信息时，需对其偏好的个性化内容领域持审慎之姿，认识到其背后仍存在多元复杂的网络信息生态。在面对网络平台推送的信息时，不能一概全收，而应细致筛选，提炼有益信息，主动避开劣质信息“茧房”的束缚。其次，在使用各类媒介时，需对信息平台、类型及内容保持敏锐判断力，有效识别虚假与低俗信息，坚持独立分析，明确个人立场与公共边界，避免传播未经核实的内容，防止自身深陷于“茧房”而无法自拔。最后，高校要加大“信息茧房”宣传教育力度，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信息茧房”现象，并充分认识到其危害性，及时反思、审视自己是否已经受到“信息茧房”的影响，提升防范意识。各大网络平台要强化责任担当，规范平台管理，严格把关传播内容，确保传播内容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大学生个体要对信息的真实性多加留意，对于错误信息要能够及时发现并敢于纠正，以提高自己的信息素养，破除“茧房”影响。

二、强化理性思考能力，拒绝盲从行为

处于“信息茧房”中的大学生尚未形成成熟稳定的价值观，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导致其对“茧房”内的信息没有自己的分析，盲目跟从或排斥他人的观点。因此，大学生只有提高对信息的认识能力，对信息有深度思考的过程，才能形成自己稳定的价值观，理性对待各种信息。

首先，要培养逻辑思维，善于提问。逻辑思维是理性思维的基础，大学生注重逻辑思维训练，夯实理性思考基础。当面对一个问题时，大学生应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它，如从历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社会的角度等，对问题进行分析、评估、对比，从而得到更全面、准确的分析和理解。同时，要善于发问。不断发

问的过程也是不断思考的过程,通过提问深入了解问题本质、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

其次,信息接收过程中应注重价值判断,提升信息筛选能力,培养理性思维。大学生应树立信息工具意识,将信息看成服务自我的工具,在获取信息时评估其加之并思考传播动机,培养批判性的思考方式,警惕被动吸收与过度娱乐化的趋势。唯有如此,大学生方能汲取有益信息,持续丰富自身的思想架构与认知体系,才能具备充分的理性思辨能力去有效辨析和回应群体中的多元观点,使网络信息转化为个人成长的助推器而非发展的桎梏。

最后,高校要及时开设信息素养相关课程,配备专业的师资队伍,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化的信息素养教育,提高大学生对形形色色信息的思辨能力,引导其逐渐走出“信息茧房”。在日常教学中,教师要贯彻批判性思维的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处理的主观能动性,善于通过提问的教学形式引导学生深度思考。教师自身还要具备较高的信息素养,在教学内容之外为学生提供多元信息,在批判性对话和思想碰撞中锤炼大学生对信息的综合认识能力,避免其陷入“信息茧房”的陷阱。

三、提高信息整合能力,促进全面发展

网络信息庞杂的特点使大学生在进行信息接收时充满迷茫,信息的碎片化充斥着网络平台,对于缺乏信息整合能力的大学生来说,碎片化信息不过是转瞬即逝的“过眼云烟”,无法吸收进自己的知识体系,还浪费了自身的宝贵时间。因此,大学生必须主动提升信息整合素养,有效吸收有益信息,推动自身综合素质提升。

要想提高信息整合素养,一方面,要培养信息获取和筛选能力。大学生需要通过书籍阅读提升自身知识储备,再依据自身的需求和目标,通过制定筛选标准、评估信息可靠性等方法来提高信息筛选能力,从海量信息中甄别有效内容。另一方面,要提升信息整合和分析能力。庞杂的信息冲击着大学生价值观,极易降低其信息选择标准和信息思考能力,对所接收到的信息只进行泛泛地点击和浏览,缺乏自己的加工和处理进而转化为对自己有益的信息。因此,大学生需要逐步提高对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能力,在面对碎片化信息时,通过这种能力,对有帮助的

信息加深记忆，对无用的信息不点击、不浏览。大学生可以通过练习思维导图来提升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能力，思维导图是一种常见的信息处理和分析工具，该方法有助于将繁杂信息系统化，构建清晰认知结构，促进理解与记忆。当大学生面对杂碎的信息时，通过对搜索脑中已建立的思维导图，来判定该信息是否有用以及归类。还可以通过锻炼自身的沟通与合作能力、注重自身的创新和思考等方式提升自己对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能力。

第三节 高校引领：培养有能力的时代新人

大学生在哪里，高校教育就应该延伸到哪里。大学生正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摇篮，肩负着对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责任。面对网络信息时代高校所存在的问题，其应及时改进，重视网络思政、加强价值引领、注重实践教育，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努力为社会发展培养有能力担负起时代重任的时代新人，发挥高校自身所需承担的引领作用。

一、重视网络思政，提升大学生价值认知

网络时代发展的迅速，使高校的教学方式追不上其脚步，往往会影响高校的教学教育实效。要想提高教学实效，改进滞后的教学方式，高校应积极利用互联网的开放平台与资源共享优势，构建多元化、高质量的网络思政课堂，打破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束缚，提升其价值认知。网络思政是依托互联网技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型模式，其通过新媒体平台运用科学方法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以顺应时代发展要求。该模式在传承传统思政内容基础上，结合网络交互功能和大数据技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度和实效性。

与此同时，高校教育者应全面整合网络资源，构建内容多元、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内容多元要求在遵循教学理论的同时，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情感、社交及网络热点，通过趣味讨论展现理论的吸引力与现实意义，从而强化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形式多样则强调在基础公共课之外，加强跨学科与校际合作，引入专家及国内外名校资源，拓宽学生的视野与思维。此外，高校可利用开放平台设立讨论区，推动观点互动与交流。通过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分

享多元见解，培养学生的多维度思考能力，提升其观点包容性和问题分析能力。总之，网络思政是促进大学生价值观发展、提升大学生价值认知的重要形式，必须要充分发挥其作用。

二、加强价值引领，强化大学生理想信念

网络领域越来越成为大学生成长的重要平台，其所发挥的价值引领需要得到高校充分重视。一方面，高校可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育人功能来加强对网络空间的价值引领。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铸魂育人的主阵地，也是传播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场所。要让主流意识形态得到身处“茧房”的大学生的认同和信任，高校就必须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高校应当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青年学生的价值选择。教师群体需要将主流价值理念有机融入课程教学，通过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深入阐释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彰显主流价值观的真理性，助力大学生构建正确的价值观体系，自觉摒弃错误观念，实现认知突破和“破茧”。高校各部门媒体要提升对“信息茧房”的关注和重视，加强网络信息的筛选与整合，充分利用学校官方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以专业的视角、精准的内容和创新的形式，提升学校官方媒体对学生的吸引力。各个媒体平台在博得学生关注后，要经常推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角剖析“信息茧房”现象的相关内容，引导学生深刻认识“信息茧房”，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另一方面，高校要注重隐性课程的教育。可在教室、宿舍等公共场合张贴“信息茧房”危害的标语，增加主流意识形态的声响，引导大学生自觉认识到“信息茧房”的消极影响，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下，冲破“信息茧房”构筑的信息围墙。

三、注重实践教育，助力大学生迈出“茧房”

自改革开放以来，高校课堂教学持续优化，逐步定型成稳定的教育模式。然而过分重视课堂教学，容易造成对实践教学忽略，导致大学生失去对课堂教学的兴趣，把更多精力都放在网络空间中，深陷“茧房”，降低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交流。新时代以来，高校虽逐渐加大对实践教学的力度，但其实践效果仍不能达

到预期。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①。大学生价值观教育要想入心化行，不能仅从思想意识上获得认同和认可，更需要广大学生投身到生动活泼、具体可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去，需要其在生活实践中去体验和领悟，强化价值信念，自觉践行价值规范，做到知行统一。

高校作为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阵地，不仅要积极组织大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同时还要注意提高实践教学的实效性，确保所设计的活动能有效提升实践活动的参与度，激发大学生的实践热情。如安徽某高校通过“红色传家宝”活动实践研学，引导学生从挖掘当地的红色资源出发，以大学生切身感受体会去领悟红色故事和红色精神的感染力，增强大学生对党、国家、社会的感情，从而更加明确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担当。实践研学活动不仅能高效达到教学目的，更能提高大学生的思考能力。高校还可在校园中多举办文化宣传、主题辩论、科技竞赛等活动，在扩大学生知识面的同时，也能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外还应适当利用寒暑假开展社会调查、企业实习、三下乡等活动，以此来促进大学生价值观在实践中获得发展和补充，让大学生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在实践活动中了解和参与社会现实，增强大学生与其他人的现实交流，助力其走出“茧房”。

第四节 社会把控：打造良性网络空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面对平台的责任缺乏，社会及相关部门必须通过弘扬主流价值，引导网络向善发展、健全制度政策，营造清朗网络空间以及强化平台责任等措施，构建健康的网络环境，减少“信息茧房”对大学生群体的负面影响。

一、弘扬主流价值，引导网络向善发展

网络平台的快速发展既为主流价值传播创造了新机遇，却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要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②。因此，要加快推动价值共识的构建，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以主流价值凝聚社会共识，破解“劣质茧房”。

^①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8:173.

^②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33.

一方面，创新主流价值传播模式，增强意识形态引导效能。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网络平台需提升主流价值的阐释能力，同时创新传播形式，以更贴近大学生的方式实现有效传播。各大网络平台要及时了解和适应大学生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以多种形式传递主流思想和观点，以满足大学生多元化的信息需求。同时，主流网络平台应通过多元化渠道实现精准传播，增强主流价值的渗透力和认同度，使其真正融入并引导大学生的日常生活。

另一方面，优化传播内容建设，强化主流价值引领作用。网络平台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关键媒介，其内容质量直接影响青年群体对主流价值的认同度。平台必须创新内容表达形式，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呈现，并紧密结合当代大学生的兴趣需求设置相关议题，吸引大学生广泛参与有关正能量的内容讨论中去。针对大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和争议性话题，平台应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立足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及时正确地将大学生朝着正确地舆论方向引导。

二、健全制度政策，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网络平台在为大学生提供信息服务的过程中，也可能存在部分低质内容对其价值观念产生不良导向。为此，社会及相关部门要健全制度政策来监督平台输出的内容，为大学生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近年来，我国为治理网络空间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的意见》等相关网络平台监管法规，国家网信办联合有关部门也针对各大网络平台进行“清朗行动”，对于遏制网络平台传播不良内容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从整体来看，这些法律和条例仍不能完全发挥监督效果。

为此，政府及有关部门更要加大力度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全方位检测系统，对整个舆论传播进行监管，及时清理有害信息并追溯源头，运用法律手段净化网络环境，助力青年大学生思想建设的良性发展。各大网络平台在遵守政府法律法规的同时，还要自觉完善自身的监管机制，自觉过滤不符合发布要求的内容，强化平台内容质量监管，建立健全信息传播审核机制。与此同时，政府及相关部门还要制定严格的惩罚机制，明确警戒线，对不良信息传播者及平台追究其法律责任。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未按政府要求发布不良内容的平台，强化平台的主体责任，

加强平台的行业自律,促进网络平台信息传播规范化,为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念的正向发展构建优质网络生态。

三、强化平台责任,把好信息质量关卡

平台责任意识是平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其获得社会认同的关键基础。在《群体生活的渠道》这一经典著作中,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卢因首次阐述了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概念,并指出:“在群体传播的过程中存在‘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渠道”^①。作为大学生长久接触的渠道,网络平台只有严格把控传播内容,加强内容监管,并且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自觉肩负社会责任,才能承担起“把关人”的角色,把好输出信息内容的质量关卡,降低“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一方面,平台需强化内容审核机制。互联网的平等性和开放性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平台内容的发布者,发布内容的门槛较低成为平台内容参差不齐的重要原因。各大平台必须落实主体责任,优化审核技术,对本平台的内容及其发布者进行严格的审核和把关,针对不同内容设置出不同的审核规则,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精准排查过滤不良信息,实现不良信息的精准识别与传播阻断。同时还要提高正向积极内容的传播频率,借助算法推荐技术将更多积极向上的、引发思考的和深化主流价值观的优质内容推送给大学生,不断提升大学生的综合能力。

另一方面,平台要确立坚定的底线和原则。各大平台出现的八卦炒作、“饭圈”骂战等低俗行为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平台自身的不作为。因此,每个平台都需在创建初始确立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明白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以此为自身之后的发展指明发展路径。当利益与原则有冲突时,必须坚守原则,丢弃利益,承担起自身应承担的责任,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① 赖丽慧.“信息茧房”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9.

参考文献

一、中文文献

(一) 著作类

- [1] [法]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冯克利,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14.
- [2] [法]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冯克利,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47.
- [3] [美]凯斯·桑斯坦. 信息乌托邦: 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 毕竞悦,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8.
- [4] [美]凯斯·桑斯坦. 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 黄维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4.
- [5] 李法宝. 新闻传播方法论[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6:11.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56.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92.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534.
- [9] [美]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M]. 章艳,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4.
- [10] [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胡泳, 范海燕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192.
- [11] [法]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 金志刚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51.
- [1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173.
- [13]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33.
- [14]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2.

- [1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0.
- [1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15-16.
- [17] [德]伊丽莎白·诺尔-诺伊曼. 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M]. 董璐,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5.

(二) 期刊论文类

- [1] 程士安, 沈恩绍. 数字化时代组织传播理论的解释与重构——以科技进步与传播规律的演进为视角[J]. 新闻大学, 2009(2):119-124.
- [2] 陈婧. 信息茧房对大学生的影响及破茧策略研究[J]. 电脑知识与技术, 2023(27):107-109.
- [3] 陈昌凤, 仇筠茜. “信息茧房”在中国:望文生义的概念与算法的破茧求解[J]. 新闻与写作, 2020(1):58-63.
- [4] 董仕玲, 孔祥飞. “信息茧房”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被绑架”[J]. 新闻论坛, 2017(06):32-34.
- [5] 丁汉青, 武沛颖. “信息茧房”学术场域偏倚的合理性考察[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0(7):21-33.
- [6] 冯子亚. 抖音 APP 的“信息茧房”效应研究[J]. 视听, 2019(12):173-174.
- [7] 龚莉红. 基于“信息茧房”理论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5):35-40.
- [8] 黄楚新, 许可. 数字时代“信息茧房”的发展逻辑与治理路径[J]. 媒体融合新观察, 2022(3):11-14.
- [9] 贾鹤鹏, 刘立, 王大鹏. 科学传播的科学——科学传播研究的新阶段[J]. 科学学研究, 2015(3):330-336.
- [10] 匡立波, 周双娥. 信息茧房:个性化推送时代高校思政课的供需错位及矫治[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97-103.

- [11] 郎捷,王军.“信息茧房”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应对分析[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20):13-15.
- [12] 梁峰. 信息茧房[J]. 新闻前哨, 2013(01):87.
- [13] 林春逸,刘冬妮. 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的形成原因、负面影响及引导策略[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22):65-68.
- [14] 刘媛,景佳琪. 信息茧房对大学生的影响及教育对策探寻[J]. 现代交际, 2021(03):109-111.
- [15] 刘冬妮.“信息茧房”效应下大学生群体极化的影响,成因及应对[J].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2):52-55.
- [16] 刘轶,咎瑛瑛,徐玲玲. 短视频背景下“信息茧房”现象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影响和对策研究[J]. 大学:社会科学, 2020(38):64-65.
- [17] 莫春艳,卢灿丽.“信息茧房”对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挑战及应对分析[J]. 高教论坛, 2022(10):01-05.
- [18] 牟芷.“信息茧房”的矫治—大学生阅读引导的研究与思考[J]. 编辑学刊, 2019(3):44-48.
- [19] 牟昊琨. 浅析信息茧房的成因、发展趋势及“破茧”路径[J]. 今传媒, 2021(6):31-33.
- [20] 马慧婷. 论高校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塑造[J]. 教书育人:高教论坛, 2010(15):42-43.
- [21] 彭兰. 导致信息茧房的多重因素及“破茧”路径[J]. 新闻界, 2020(1):30-38.
- [22] 单纯.“知识沟”理论的演变及其社会意义[J]. 社会科学, 1993(08):70-73.
- [23] 王妍. 警惕网络“信息茧房”效应[J]. 人民论坛, 2020(11):126-127.
- [24] 王慧芳. 信息茧房对微时代大学生信息阅读的负面影响[J]. 出版广角, 2018(2):69-71.
- [25] 王建强,马丽晨,安妮. 信息茧房及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 北京教育:德育, 2019(12):48-51.
- [26] 汪信砚. 价值共识与和谐世界[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5):11-18.

- [27] 肖海清, 明冉, 王鑫瑶. 信息偏食: 概念内涵、主要表征及图书馆治理路径[J]. 图书馆, 2024(7):15-23.
- [28] 袁银传, 张顺风. 论马克思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历史演进、基本特征和当代启示[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1(12):66-75.
- [29] 喻国明, 曲慧. “信息茧房”的误读与算法推送的必要[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2020(01):127-133.
- [30] 喻国明. “信息茧房”禁锢了我们的双眼[J]. 领导科学, 2016(24):20.
- [31] 虞鑫, 王金鹏. 重新认识“信息茧房”——智媒时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共生机制研究[J]. 新闻与写作, 2022(3):65-78.
- [32] 张玥, 庄碧琛, 李青宇. 同质化困境: 信息茧房概念解析与理论框架构建[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3(03):107-122.
- [33] 张文彦, 张贻兮. 信息茧房及其相关概念辨析研究[J]. 图书馆界, 2022(6):17-20.
- [34] 张省, 蔡永涛. 算法时代“信息茧房”生成机制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3(4):67-73.
- [35] 赵惜群, 严怡然. 算法推荐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J]. 武陵学刊, 2023(6):127-134.
- [36] 赵庆来. “信息茧房”: 在形成与解构之间[J]. 青年记者, 2021(20):26-27.
- [37] 赵月, 郭安宁. “信息茧房”对大学生的负效应及“破茧”路径分析[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4):452-456.
- [38] 赵康, 刘若曦, 陶敏. “信息茧房”作用下“00后”高校学生职业价值观现状及对策研究[J]. 科学咨询, 2023(3):165-167.
- [39] 赵迪, 王德海. 受众本位论视角下的参与式农业推广[J]. 安徽农业科学, 2010(11):5922-5924.
- [40] 赵惜群, 范敬利. 网红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及其应对策略[J].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1(6):68-74.
- [41] 周传虎. “信息茧房”对凝聚社会共识的双重效应[J]. 人民论坛, 2019(23):130-133.
- [42] 郑天. 对网络舆论中群体极化现象的研究[J]. 新闻爱好者, 2012(06):07-09.

（三）学位论文类

- [1] 贺力. 手机媒体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对策[D]. 沈阳: 辽宁大学, 2023.
- [2] 胡嘉悦. 网络暴力对大学生群体在网络空间表达行为影响研究[D].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2023.
- [3] 刘雨璇. “信息茧房”现象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西安: 陕西科技大学, 2023.
- [4] 赖丽慧. “信息茧房”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9.
- [5] 孙禹泽. 信息茧房与“破茧”策略[D].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 2018.
- [6] 吴婉玲. 移动社交时代信息茧房效应实证研究[D]. 杭州: 浙江传媒学院, 2018.

（四）报告类

- [1] 习近平.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5-05 (02).
- [2] 习近平.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12-07 (03).
-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 (2025-01-17)[2025-03-22]. <https://cnmic.cn/n4/2025/0117/c208-11228.html>.

二、 外文文献

- [1] [美]Ball-Rokeach, Defleur. Dependency model of mass-media effects[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76(1):3-21.
- [2] [挪威]Bucher T. Want to be on the top? Algorithmic power and the threat of invisibility on Facebook[J]. New media & society, 2012(7):1164-1180.
- [3] [荷兰]Bozdag E, Van Den Hoven J. Breaking the filter bubble: democracy and design[J].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5(17):249-265.
- [4] [美]Festinger L.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3.

- [5] [美]Kitchens B, Johnson S L, Gray P. Understanding Echo Chambers and Filter Bubbles: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Diversification and Partisan Shifts in News Consumption[J]. MIS quarterly, 2020(4):99-108.
- [6] [美]Lazarsfeld P, Berelson B, Gaudet H. 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178.
- [7] [英]Lewis P. Echo chamber[J]. The times literature supplement, 1980(4017):312.
- [8] [加拿大]Nagulendra S, Vassileva J. Providing awareness, explanation and control of personalized filtering in a social networking site[J].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 2016(18):145-158.
- [9] [美]Peng Hanqi, Liu Chang. Breaking the Information Cocoon: When Do People Actively Seek Conflicting Information?[J]. Proceed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1(1):3-21.
- [10] [德]Rehm G. An infrastructure for empowering internet users to handle fake news and other online media phenomena[J].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8(6):216-231.
- [11] [英]Seargeant P, Tagg C. Social media and the future of open debate: A user-oriented approach to Facebook's filter bubble conundrum[J]. Discourse, Context & Media, 2019(27):41-48.
- [12] [美]Sears D O, Freedman J L. Selective exposure to information: A critical review[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67(2):194-213.
- [13] [美]Stroud N J.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predispositions: Revisiting the concept of selective exposure[J]. Political Behavior, 2008(30):341-366.
- [14] [荷兰]Zuiderveen Borgesius F, Trilling D, Moller J. Should we worry about filter bubbles?[J]. Internet Policy Review Journal on Internet Regulation, 2016(1):26-36.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一、发表论文

[1] 《“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对策分析》发表于《时代教育》, 2024 年第 14 期, 第一作者。

致谢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我的研究生生涯即将画上句号。回首这段求学之路，我深感幸运与感恩。在此，我谨向所有在我求学过程中给予帮助、支持与鼓励的老师、同学、家人和朋友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导师孙丽芳教授。从论文选题到研究框架的构建，再到论文的修改与完善，导师始终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渊博的学识和耐心的指导为我指明方向。是导师一路耐心地引导着我这个学术小白，每当我遇到困惑或瓶颈时，孙老师总能以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洞察力为我拨开迷雾，帮助我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孙老师不仅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榜样。孙老师的敬业精神、治学态度和人格魅力将永远激励我前行。

其次，我要感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各位老师。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中，我有幸聆听了许多老师的课程，受益匪浅。老师们不仅传授了我专业知识，更教会了我如何思考问题、如何做研究。同时，我也要感谢学院的学长学姐们，感谢你们在学术讨论和日常生活中给予我的帮助与陪伴。与你们的交流与合作让我收获了宝贵的友谊和成长。

此外，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你们的无私支持与默默付出是我前行的最大动力。无论我遇到怎样的困难与挑战，你们始终是我最强有力的后盾。你们的爱与关怀让我在求学路上充满信心与勇气。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同门和我的室友们。你们的建议与鼓励让我不断完善自己的研究，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学术探索的信念。

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虽然告一段落，但这并不意味着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我将带着这段宝贵的经历，继续在学术与人生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再次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愿你们一切顺利，幸福安康！